



主日聖經

MG
B976.1
799



3 1773 3795 7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一十年

波道遺稿

北京主教林鑒准

五日聖經

北京救世堂印

弁言

歲在己酉 主教林公以新奉教者衆而所屬傳教士多係後進念其在外奔走於巡學房查保守考要理付聖洗開四規出終傅等繁勞之中難有暇空預備講道欲得成篇以爲之助垂問及予乃遵命抄錄遺稿若干篇分爲六卷敬呈於 主教大人鑑正一日主日聖經二日瞻禮道理三日敬愛聖母四五

乃爲避靜教友卷六乃隨事雜題嗚呼聖教
道理汪洋似海此只可謂蹄涔之水不過存
其所存而已

宣統元年季秋聖味增爵會士敬識於北京
西什庫

談道遺稿卷之一主日聖經目錄

聖誕前第四主日

見一張

聖誕前第三主日

見六張

聖誕前第二主日

見八張

聖誕前第一主日

見十二張

聖誕後主日

見十四張

三王來朝後第一主日

見十五張

三王來朝後第三主日

見十八張

三王來朝後第四主日

見十九張

三王來朝後第六主日

見二十張

第七十日之主日

見二十四張

封齋前第二主日

見二十五張

封齋前第一主日經

見二十七張

封齋後第一主日經

見三十張

封齋後第二主日經

見三十張

封齋後第三主日經

見三十二張

封齋後第四主日經

見三十四張

封齋後第五主日苦難主日

見三十五張

耶穌復活後卸白衣主日

見三十八張

耶穌復活後第二主日

見四十一張

復活後第三主日

見四十二張

復活後第四主日

見四十三張

復活後第五主日即升天前主日

見四十六張

耶穌升天後主日

見四十七張

聖神降臨後第四主日

見五十二張

聖神降臨後第五主日經

見五十三張

聖神降臨後第六主日經

見五十四張

聖神降臨後第十八主日經

見五十五張

聖神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經

見五十七張

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經

見五十八張

正誤

見五十九張

主日聖經目錄
終

談道遺稿卷之一主日聖經

聖誕前第四主日經

維時耶穌。語門弟子曰。日月諸星。時將有兆。云云。爲備善惡。聖靈瞻禮。以迎耶穌之來。而提公審判何也。蓋耶穌之降誕而來。原爲施恩救贖。而人之善受與否。將來必須受判。耶穌有初次仁慈之來。即有後日公義威嚴之來。今之貧苦降來者。即異日威嚴而來者。若其慈善。不足感動我等。至少其嚴威。當震驚我等也。審判之前兆。等等可畏。審判之威。更當如何。尋常霹靂一聲。黑雲閃電之威。地動火焚之險。我等即股慄不堪。審判時。更當如何。判主威嚴光輝。乘雲降來。諸神擁扈。其威震動天地。我等習聞天主之慈。世人犯罪。亦不見立施顯罰。遂致怠忽。毫不

介意。至彼時。方知天主之威嚴公義。大可畏也。區別善惡於左右。試思彼時。誰不望被分於右耶。然當及今修爲。今不修。彼時徒望已晚矣。向惡者曰。去受地獄永火。想被逐者。將何所逃耶。悔何及耶。向善者曰。來享天上福。想善者聞此福音。何等欣幸也。苦盡逝矣。永樂無疆。眞福慶哉。勿謂公判尙遠。一人之死。而赴私判。爲彼即如公判也。死時天地爲彼已是窮盡矣。其肉身之敗壞變動。即如天地終窮之變動驚恐也。其私判所定之案。即公判亦仍如是也。其禍福。即存於永遠。不能改易也。此私判之期。誰能自知其遠近耶。而往往自謂尙遠者。乃不料而偏甚近。可不慎脩哉。故我等宜善承主恩。敬脩我等之心。趁耶穌初次仁慈之降來。敬接之。愛之事。遵其規誡。隨其表樣。仗其聖佑。避惡行善。可

望於後日之降來。被分於右。得聞惠召之福音。靈魂肉身。永享天國之福。斯滿今日聖經提醒我等之意矣。

其二

耶穌聖誕。乃吾人之喜慶。聖教會。因何預提可畏之公審判。蓋耶穌降誕。實爲以慈施恩於人。而人之善承與否。將來皆當受審。不但在主前受賞罰。且在衆人前受榮辱。知此一端。庶勉於善受。而沾降救之益也。我等習聞天主之慈。幾忘天主之義。故冒用主恩。妄恃主慈。犯罪無忌。然所受諸恩。將來皆要加息索取。不能徒受也。犯罪者。多如經中罪人之言曰。我犯罪矣。曾何凶禍及我哉。是胆敢自得矣。吁。此正耶穌所云。今屬爾輩時。並屬魔顯能時。然將有天主之時。審判之日也。爾以爲遠。

且未必來矣。然天地可毀。耶穌之言。不能不行。以此世較永遠。不過瞬息耳。天主無限量尊大。永遠。不急與爾暫較。待其時至索取。爾方知其爲何等嚴義。不容絲毫含糊也。今之暗行惡昧。人前假善者。將有發露之日也。又似有不以罪惡爲恥者。或似欲得改過之榮者。彼等且勿自欺。蓋此榮非易得。其權不在己。有怙終不改者。有失望而死者。有不及悔者。有雖悔而不真。不蒙赦者矣。即得真悔蒙赦。而其所應償之多。誰能形容。其當悔之深。誰能知耶。必欲嘗此苦味。其味非易吞也。日月諸星云。世非永久。我等似以爲永居矣。世味淡薄酸辣。我等似以爲醴厚甘美。最可貪矣。世如隙駒飛過。我等似以爲長生之域矣。有永遠者在。而我等不求。乃貪不能存者。哀哉。愚哉。天主以各法。做勸我等。以爲

吾人之益。而我等不服軟。不服硬。動以慈。而冒用其慈。嚇以威。而視爲虛嚇。奈之何哉。必欲身試而後已。將誰怨哉。公判時。不但天主之威嚴可畏。即人前之羞。亦不可當也。彼時發露。每人之善惡隱情。使受榮辱。今有甘自下流。不以爲恥者。似不知羞恥爲何物。將來天主。剝去其無恥之面皮。復其羞恥之心。使受羞辱。欲不羞而不能。羞得他尋縫欲鑽。而無縫可鑽。彼時茹達斯。與諸宗徒相會。羞不可言矣。我等之心。今亦多有蒙蔽。不甚以負恩等罪爲可恥。祈天主去此蒙蔽。善心事主。冀公判時。與善人等同榮同樂也。

其三

維時耶穌。語門弟子曰。日月諸星。時將有兆。地人危迫。海浪猛闕。云云

乃見人子。乘雲來降。威嚴至極。云云。夫耶穌聖誕。乃救世主降來。乃喜慶之機。爲何聖教會。所擇聖經。提世末審判之嚴。以驚人心耶。此中有明智奇妙之意。蓋人之常情。惟知有恩可受。不思日後。當復命交帳。則冒用者多。知後來當嚴受考覈。則存畏心。不敢冒用。我等今者。惟見主慈。妄恃而不畏犯罪。夫天主。非昧昧不醒者也。天主之不即施威者。因天主至慈。不忍立刻降罰。實欲人肯痛悔。皆得救靈也。我等昏愚。不知永升永沉所關之大。天主深知。故遲遲以俟人之悔改。開此一線之生路耳。我等之生命。不過瞬息。天主乃永遠者。不似我等孩童之見。其所行矜重。所定不移。其力大。一施之行。我等不能負其重。而不能不負。故聖保祿宗徒警衆曰。吁。落於天主全能手下者。可畏也。可哀也。夫狂風

暴雨之際。霹靂一聲。屋瓦皆震。人則毛髮悚然。心驚股慄。審判時。耶穌發判斷惡人之雷聲。震翻天地。被罰之人。將何以堪耶。勢將震得骨肉皆糜。而欲死不得。欲逃不得。其禍安可思量。究其禍之根。皆由冒用主恩所致也。永遠埋於禍海。真可畏也。有人疑曰。天主固是至尊。然人如此卑小軟弱。識力昏愚。得罪雖深。終屬有限。不能作無限之惡。罰以永永無窮之巨刑。於天主之聖慈。理似有礙。想當有寬恕之一日也。吁。謂人之性弱小。遂謂其惡有限。而不知其向惡背主之情。則無已也。生時。天主萬般提佑之。警戒之。而竟不肯悔其惡。怙其心於惡。以離天主。不悔其惡矣。天主何能不永罰之耶。使魔能謙悔。天主亦免其永罰。然彼不肯悔也。惡人亦如之。因負恩已極。死其心於惡。不堪再受恩。無恩

則不悔其惡。其永苦非因天主不慈。因其不悔也。

其四

聖教會。定聖誕前期。所以使人儆心。善過聖誕贈禮。以得神益。尤欲人
備迎耶穌於心。以立神國。而得救贖之效也。我等乃亞當禍患之裔。惟
賴耶穌。得以脫禍蒙福。彼實我等萬福之根。天主聖父所立。我等之君
王。古聖望之。若望雲霓。如德義望之。爲世國。我等望之。爲永遠天上國。
且此天國。即在人心。耶穌曰。天國即在爾輩心中。愛我者守我誠。我即
在其心。立我神國焉。天主經云。爾國臨格。正含此意也。只圖今生。不圖
永生者。不以耶穌爲要。誠亦不必用耶穌。因彼等不期得永福也。耶穌
曰。余國非今世國。愛今世樂者。以耶穌爲不便。厭惡耶穌。不願彼爲王。

實如當日如德義。大呼曰。我等之王。惟責撤肋。吁。不欲耶穌爲王。耶穌在經內立喻。謂貴人適他方受國。臨行。付下人以資。使勤貿易。起身而去。乃其屬有不欲彼爲王者。遣使追告。貴人既受國歸。召屬下。考其勤惰。隨功過賞罰。然後曰。所不欲我爲王者。捨付刑司。今之不欲耶穌爲王者。將來能免誅戮哉。有固願隨耶穌者。然畏其貧苦。應知隨真主。創立功業。蒙爵賞者。皆從艱苦勞績而得。古人馮異。隨漢光武於艱窘。曾以豆粥麥飯。進其君。厥後光武封爲大將軍。爵以爲侯。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砀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云云。想異領此詔時。心中是何等歡慰。明洪武嘗向群臣。述馬皇后曰。朕艱難之際。后嘗忍飢。懷餅食朕。比之豆粥麥飯。艱窘尤甚。朕豈忍忘之。是皆從艱窘而得者也。事後追思。

愈增其樂。人皆慕之。且亦何必遠求。聖母。聖若瑟。皆從耶穌於艱難者也。耶穌謂諸宗徒曰。爾輩從我於患難。我將於聖父天國。備爾等之居。使皆從我於天筵。我等豈不敢靠耶穌之言耶。信德何在。况世榮雖得。旋亦老死。休矣。天國。則永遠者也。何妨暫隨耶穌於艱苦。以得永榮耶。

聖誕前第三主日經

維時若翰居囹圄。聞基利斯督異行。遣二徒往詢曰。爾其當來人。抑尙望他來。云云。若翰欲其徒。歸依於耶穌。故遣徒往問。欲使其親聞而從之。以完其前驅之職。非彼有疑於心也。天主所許。將遣於世。以救世人者。爲萬民之共仰。之倚賴。天地間無他名。爲世人可仰賴。以救靈魂者。惟在認識隨從耶穌。仰賴於他人他物。皆徒勞枉費心思耳。如德亞人。不信耶穌。而尙望他來者。致受天主之罰。我等今雖奉教。而尙多他求他望。豈非癡哉。惟耶穌能救我等。他人他物。我等雖癡情戀愛之。終不能救我輩也。試問於各物曰。爾係天主所許所定。以救我者否。物將應曰。我非救世者。爾肉身將死。我尙不能救。况能救爾靈乎。問於所愛之

人。爾能救我使脫永禍。賞我永福否。彼將應曰。我尚不能自救。何能救爾乎。我尚須仰賴耶穌之慈。赦我之罪。仰望耶穌之天國。何能與爾以永福耶。我死尚不能自救。何能救爾乎。試問之於耶穌。耶穌不以言答。惟使我細審其所傳之道。所行之聖跡。思其所賜與我之恩。思其爲我所受之苦。則可知其眞爲天主所遣救世者。眞爲天主子。眞愛我。眞可靠。而別無可靠者。奈何不愛耶穌。而愛不能救我之人物耶。又有人弗怪視予者眞福人。今我等。雖信耶穌爲救世者。而多怪耶穌者。怪其不多賜福順。怪其禁貪逸樂名利。怪其勸背十字架。受苦。我等怪耶穌之處多矣。吁。耶穌乃天主子。乃無始無終之上智。其所見所訓。應不差謬。其見解應高於我等。若不以耶穌爲怪。肯受其訓。效其行者。方是真福

人。我等捨己之妄念。隨從耶穌。以成眞福人。可也。

其二

惟時若翰居囹圄。聞基利斯督異行。召二徒往詢曰。云云。若翰講道勸人。從者甚衆。繼因以義諫君。被囚於獄。境可謂逆。而心可慨矣。然而不離其應盡之職。應行之道。不爲己身謀。而爲徒衆之益謀。故遣徒詣主焉。我等遇逆境。遇事不如意。即無意味於誦經。默想。把看聖書。辦神工。領聖體等善功。皆棄置不行。噫。事不如意。將天主亦不理矣。人得罪我。天主亦得罪於我矣。夫有憂苦。正當投奔於天主。以求安慰。以解悶懷。而乃遠離安慰之源。似在天主身上生氣。中魔之計。憂苦愈增。罪過日重矣。切勿如此。有苦逆憂患事。正當尋法排解。果能勉力。取本聖書。靜

心展玩數行。自返自問。必遇箴刺我病之言。使我自愧。而煩悶之氣。消除大半矣。再自思。我常看書默想。辨神工。領聖體。所求何事。非欲求熱心事主。前進於德乎。居常自嘆有罪無功。今遇苦逆。正修德贖罪之機也。奈何不善用。我之每辦神工。領聖體。有欲改過修德之志否。若無此志。則神工聖體。皆不爰。有。則此正改過修德之機。於是勉力自勉。忍其辱。服其勞。若仍未能善受。事過追想。必然自愧。則從新再定前志。勉力一而再。再而三。漸漸必有微效。蓋我等軟弱。不能如聖人等之大步前行。只要恒勉不懈。亦可咫尺寸進也。我等常欲處順境。而惡逆境。然順境不能常有。而逆心事。十常八九。不善忍。徒自苦耳。享快心事。不能有功。忍逆心事。方能有功。凡非己罪所招。而至之苦逆。皆有天主允命。耐

性忍之。即是爲義而被窘難。即是真福人。故凡爲守主誠。盡已職。爲從長命。爲捨己從人。及所受一切勞苦。委屈冤枉。皆爲義而被之窘難也。皆將蒙耶穌所許之真福也。吾友勉之哉。

聖誕前第二主日經

維時如德義。自協露撒冷。遣撒責。及勒未達。造若翰問曰。爾爲誰。若翰不諱而認曰。子允非基利斯督。子猶罔敢親釋厥綦。曰。然則爾爲阨理亞。曰否。然則爾爲預知者。曰亦否。然則爾果誰。曰。子爲聲。呼於曠野。以治主途。云云。若翰知人疑彼爲救世者。若翰不敢竊主榮。抑已揚主。其謙已以榮主之善表。可效也。我等往往欲竊主榮。行小善。欲人知。欲人揚。有小才。矜矜自喜。忘其爲天主所賜也。聖保祿宗徒訓人曰。爾之所。有。何者非受之於主。奈何視若己物。以之自矜耶。若翰求揚主榮。我等恒求我等之榮。視我等之顏面光榮。較主之榮。更爲鄭重。寧可損主榮。不肯損我等之榮也。吁。甚矣哉。戒之哉。主曾曰。榮我者。我將榮之。竊我

榮者。我將使之不勝辱焉。若翰不以先知自居。今我輩中以先知自居者。何太多也。若非以先知自居。何故於人所不能知者。彼獨知之耶。見人行一事。則曰。其心如此如此。聞人發一言。則曰。其心意如此如此。見人相聚低語。則曰。是必毀謗我。言我短也。未見未知是誰所作所言。而往往曰。是必某人所作所言也。吁。爾儼然以先知自居矣。或者且曰。某人之熱心。假熱心也。某人之告解。冒告解也。吁。爾且以大先知自居矣。甚者更且曰。彼人必不得善終也。彼某亡者。必不能救靈也。吁。爾不但以先知自居。以大先知自居。且儼然以審判生死者。基利斯督。自居矣。若不然。則爾係瘋癲矣。若非瘋癲。何敢狂妄若此耶。天主曾深責古之假先知。爾輩戒哉。子恐爾輩。非由天主所默照。乃惡魔所啟之假先也。知

其二

維時如德義。遭撒責。及叻味達。造若翰問曰。爾爲誰。云云。如德義。正是我等之像。不自問爲誰。有何本分。合乎地位否。而專考察他人。且察他人亦無正意。多是爲驕傲嫉妬。壓抑他人耳。若翰謙卑自己。舉揚基利斯督。以顯天主光榮。且曰。爾等中已居。爾等自莫之知。聖若翰。善盡前驅之職。他這數言。不但訓如德義。兼訓我等。蓋基利斯督。實居我等之中。我等雖知。如不知。實負主愛。當細思。在我等內者誰耶。乃天主聖子。真天主。萬榮萬福之大主也。掌管我等生死者。可不敬哉。爲何在我輩中。爲愛我等。爲來救我輩也。以無限大情大愛。願與我輩居遊。自隱尊威。甘與我輩同苦。使我等能得永福。而漠然視之。傲然拒之。聖若望宗

徒所謂。來入厥地。厥民猶罔迓。實爲可嘆。如此大愛之天主。被我等如此冷淡。不知吾主耶穌。何等傷心也。聖亞肋叔。爲主隱姓埋名。受家人之輕慢。即是大功。成聖蒙賞。我不知吾主耶穌。爲我等自隱自卑。受人如此輕慢。盼得何賞也。諒無非盼我等愛之耳。不知我等。何時方愛主。以報其愛也。吁。非只是主居於我等之內。竟是我等居遊生活於主。聖愛包容之內。如魚游泳生活於水內。而不知水之恩。水之緊要。直至離水將死。方知水之緊要。此受恩不知爲恩。實乃負恩之根由。不愛主之根由。亦實我等喪靈之根由。故耶穌向日路撒冷。涕泣曰。爾不知臨顧爾者云云也。吁。我等若果念耶穌。如此愛我等。何能不愛耶穌也。果念耶穌。爲我等甘受貧苦。引我等甘忍今世貧苦。以得永福。尙何敢怨恨。

貧苦。疑天主不愛我等哉。

其三

維時如德義。遣撒責。及勒味達。造若翰問曰。爾爲誰。迺認且不諱云云。如德義不自問而問他人。此我等之通病。不自問自察。不留神於己之言行。而專察他人之言行。不審自己之言行合否。專議他人之合否。不思自己。有何當盡之本分。而判斷他人之得失。愚哉。我等當自問。爾爲誰。有何本分。善盡本分否。我等不自問。天主必將問我等。使我等自認。彼時將不能不認。且欲有所諱。亦不能諱也。我等當自問曰。爾爲誰。不能不認曰。我乃人也。人乃萬物之靈也。含靈明者也。言行果超於不靈之物否。果不只圖飲食生活。無異於禽獸否。爾爲誰。我奉教之人也。恭

敬天主之人也。果異於外教者否。汝莫自恃曰。吾早晚誦經。主日瞻禮進堂。大異於外教矣。然此其小者也。既曰恭敬天主之人。怎麼樣恭敬天主。曰。全守天主十誡。遵行聖教會各樣規矩。汝全守誡命否。爾爲誰。天主之子女也。思言行爲。果稱否。天主降世來救人。天主尊人愛人。使爲天主之子女。尊榮極矣。可惜人不知其榮。不善保其尊位。常犯罪以毀其尊榮。聖經曰。人何物也。人所生之人。又何物耶。主乃如此看顧之。舉揚之耶。爾爲誰。人也。旅行於世之人也。非長生久存於世者也。何乃只謀暫物。似恒存於世。而別無他望者。再返而自問曰。爾爲誰。不能不認曰。人也。罪人也。糞土也。蛆蟲也。虛無也。吁。卑污灰土之人。天主收爲子女。爲僞永福。人乃離天主。眞福活水之泉。而掘不能存水之土穴。貪

不能飽心之暫福。故聖經曰。天主舉人於尊榮。人不自識其尊榮。甘同
蠢獸。故常宜自問曰。爾爲誰。知天主所與之尊榮。而善保之。不諱己之
卑微罪惡。望主憐憫。庶可沾救贖之效也。

聖誕前第一主日經

救世主之降來。我等貴以心情。與之相接。徒以形軀之近。無益也。耶穌在世時。如德亞人。日見耶穌出入。然與之相厚者幾人。蓋多以身形過往。而心情不接耳。我等今皆戴奉教之名。出入主堂。然此猶外形耳。心情與耶穌相締結者。亦恐不多也。故欲得救贖之效。當僞心迎主。今日之經言曰。開治主道。正直徑路。充填空谷。蕩夷山陵。曲斜既直。崎嶇既坦。乃衆目得視主救世者。是乃僞心之法也。多有人。其心充滿罪惡。魔鬼在內。閉塞不通。主不能入。宜痛改。除去罪惡。除去貪世財世樂之念。開其心門。且使心門之路。直向於主。不向他物。主乃入也。充填空谷。有懶惰不滿本分。缺守教規。失望不靠主佑。自謂不能熱心者。是空谷也。

宜賴主佑。好守教規。善盡自己之本分。以填滿之。蕩夷山陵。傲者自高。自滿。重已輕人。自足自恃。無所賴於主。其心門爲高山所阻。主不能入也。宜鏟去高傲之情。蕩夷而平之。有心術不正。好思人惡。詭詐不誠。損人利己。行善圖名等。是曲斜也。宜直之。有心情乖僻。與人多忤。總不平和。難同相處。似山路之高下不平。凌戾仄側。觸足折脛。荆棘叢生。掠衣剌肉者然。吁。此等光景。又家居常有之通病也。是崎嶇也。宜坦之。而坦之之法。亦惟各自尅抑己性之偏。兼忍他人之短。夫人各有所偏。誰能無過。要在各思己短。忍耐他人之短。則互相錯磨。歸於光明平坦。今我等不知己之短。惟覺他人之短。不知己爲他人所難忍。惟覺他人令我難忍。耶穌謂隨之者。宜負十字苦架。今我等。不但不肯背十字架。且自

爲十字苦架。令他人背負。且怪其不善行背負。吁。心境如是。安得望耶穌。入我等心中。去此諸阻。庶可望耶穌入居我等之中。而度安和之聖生也。

其二

耶穌有形之降誕。只一次。而無形之降誕。無數次。每日皆可。有聖教會。每年過聖誕瞻禮。非只爲記念往事。亦實欲我等。以神魂熱心。迎接吾主也。當日聖母。胎懷耶穌。跋涉至白冷郡。欲尋茅舍。以歇息勞乏。而不能得。不得已。投於馬廐。以棲止焉。諒當日聖母心中。應不勝酸苦也。經云。來入厥地。厥民猶罔迓。誦此經言。真亦可悲也。當時白冷郡中。店寓不少。有錢財勢力者可居。各等之人。可居。獨爲耶穌聖母。則不收不納。

焉。有形之降誕如此。今無形之降誕。仍是如此。耶穌樂與人居。欲入人心。而人不納。心地可容各等私欲毛病。以至魔鬼。亦可以居。獨不容耶穌聖母。真可嘆也。

不思救靈者。與耶穌聖母爲仇者。不收納耶穌聖母。至少我等。望欲救靈者。望親近耶穌者。願爲聖母兒女者。當肯延接聖母。以慰聖母之心。今以熱心。向聖母曰。吾主之母。可愛之母。無人肯留爾。爾無居處。爾入我家罷。我延請爾。入我心之茅屋。爾只不嫌卑污。我則幸矣。噫。有如此者。聖母必樂入居也。爾等誰不欲請聖母。降臨己心哉。聖母懷有耶穌救世主。得聖母。則得耶穌。得救已靈。皆得矣。

然請聖母入室者。勢必求聖母。恕其家內之卑污。盡力掃除不潔。使畧

整齊。我等今亦宜然。各勉力掃除整齊已心。以去罪惡毛病之污。且求聖母相助。聖母必樂於相助。且耶穌亦將助爾。這番耶穌之降來。不復似當年之態。耶穌將賜爾神恩。修飾爾靈。使爾心。爲彼安和快樂之居。爾靈亦成豐富者。

設有富貴者。偶困於途。有購之者。後必蒙大報。爾今迎聖母耶穌。曾致欸待。爾死時。耶穌聖母。呼爾入天堂之永福矣。

聖誕後主日

聖誕瞻禮。爾等在堂。見祭禮儀文。奏樂歌經之慶矣。斯樂歌。固未足言盡善盡美。然亦使人。思天上之景。聖經記。耶穌降誕之夜。天神奏樂於空。今追慶福日。天上之神聖。優遊無事。惟有歡欣頌主。則此日。能不歡聚。奏樂廣歌哉。想其鈞天之樂。歌聲之和美。不知當何等醉心移情也。吁。安得幸一聞之也。吁。今世雖歌樂。而苦心之事猶多。未能滿心歡樂。且不能長久。天上之歡樂。則無憂苦。貧窮。煩惱。疾病。離別。死亡。勞乏。等患。皆尊美富貴。和愛長生之侶。其音樂歌聲之美。真無可形容。非今世所能思擬也。願欣樂。性也情也。天主造我等。耶穌降誕。原爲使我等得永樂。然福樂。須從勞苦得。是以耶穌降誕。特選貧窮苦寒。爲替我等補

贖。爲給我等立表。爲偕我等同受。以天地萬物大主。甘爲赤貧小嬰。臥於馬槽。以破襟裹體。以草爲褥。吁。如此愛我世人。誰能不思以愛還愛也。凡我世人所有之苦。耶穌皆已爲我受之。以滅其苦味。思此諸苦。曾經耶穌受過。諸苦之茨。經耶穌之聖愛所柔。已軟如綿。而易受矣。勉爲耶穌忍受。將爾等之貧苦淒涼。連合於耶穌之貧苦。將爾等之寒冷。獻於耶穌。以欽崇彼爲爾等所受之寒冷。則有大功。以得永樂。將同在天諸聖。永遠歡樂。歌曰。謝主導我經歷水火。引我至於永遠清和之域也。

三王來朝後主日經

耶穌一紀云云。今日聖經所記。爲作父母。作兒女者。皆有最善之表之訓。耶穌隨二親。入堂瞻禮。此最當效也。父引其子。母領其女。入堂。使跪於目前。學習端正。熱心敬主。不使亂跑。不使東瞻西顧。在家即預先囑咐。在堂留神管束。有違教處。回家責訓之。自幼常如此管教。未有不從者。犬貓猶可調教。何況有靈之人。惟因父母。不盡其職。故孩童多不如規。在家既不預先訓囑。有過回家亦不責說。兒性好玩。日向頑劣。及至稍長。使從外教學藝。藝之成否未可知。而惡習毛病已全備矣。主日瞻禮。亦不暇守。爲父母者。皆推曰。難得教友之師。不得不如此。噫。吾不敢判其如何。天主審判時。自有公斷也。乃見在聖殿。端坐司教者中。載聞

載聞。吁。聖童耶穌之表。何其可愛也。爾等幼小者。可畧似之否。不當效法麼。噫。今則多是。人已在堂誦經。彼則堂外笑鬧。或身雖在堂。而心不在焉。更且或堂中笑鬧。全不似在主堂之內。聞者咸驚異。爲其上智。爲其捷答。今堂中亦講要理。而不在者不在。在者亦如不聞。聞者亦不謹記。聞之而能答者。有幾個。夫經言要理。乃爲救靈要緊之端。在家父母不能教。司鐸在堂爲講解。而不聽。何時明白耶。爲父母者。不能盡其職。主教神父。爲立學。爲講解。而彼不留神。令兒女學習。難逃主判矣。聖母尋覓到堂。聞人嘖嘖。稱讚耶穌。其心大樂。今司鐸考問兒輩。概不能答。吾不知其父母亦在否。見子女之不才。亦面上羞否。如覺無光彩。宜歸家。訓責己之子女。若竟不知羞愧。斯更下矣。歸納匪肋而屬下之。此尤

爲兒女者所當效也。漸增厥齡。日益受寵愛。於天主及衆人之前。今之幼小者。初尙可愛。齡益增而愈劣。愈爲天主及人之所厭惡。可哀也。何苦不向好處走。好處學。以有靈之人。而不如畜耶。

其二

耶穌一紀。伊等上路撒冷。如瞻禮規。云云。今日聖經所記耶穌幼行一端。實爲幼者所當效之善表。十二齡。隨父母前往聖殿。守瞻禮之規。夫主日瞻禮。進堂敬主。乃天主之聖誡。乃奉教人之本分。今多不肯進堂。而樂往聚匪類之群。談行乖戾。不合聖規。以進堂敬主爲苦。以聚晤匪友爲樂。應知道。愛與魔奴。匪友。聚樂者。必不能與天主天神共樂。幼習如此。長大亦如此。恐將來死後。亦落地獄。永與魔輩爲侶也。莫自謂。

吾後來改圖。後之能改與否。殊不可知。縱幸能改。亦是一錯千里。一返千里。錯行愈遠者。返途亦愈遠。自加苦耳。又有一等惡少。進堂非爲敬主。乃爲犯罪辱主。存心不正。跪立不端。或招引外教遊觀。且不受管束。是以主堂爲爾逍遙之處耶。吾恐爾靈。遭主之鞭笞也。載聞載問。耶穌乃無始無終之上智。不恥聞問講經者。今多有不肯聽道者。總因其心離主甚遠。神魂有病。聖道之味。爲彼苦口逆耳。故不樂聞。且非天主之人。故不能納天主之言也。今之少年。多不愛學習經言。幼而昏昧無知。所知惟下流之事。父母不知督責。長而忤逆不孝。是亦父母。自貽其憾也。維茲衆詞。母蓄迺心。聖母瑪利亞。於所見聞。懷藏於心。思念不忘。且符之於行。爾等熱心善魂。欲加進修。於所聞之道。宜懷念不忘。勉之於

行。庶不徒聞也。日益受寵愛於天主及衆人之前。噫。安得我等。皆如此也。今之幼小孩提。尙頗可愛。乃漸長。而日益可憎。悲夫。我等當勉力進修。日益見愛於主。言行表樣。日益見愛於人。在世日進於德修。庶永遠爲天主所福愛也。

三王來朝後第三主日聖經

維時耶穌下小嶺。有衆從嶺高處也。天堂也。天主未降生。從之者少。只有天神。即如德亞國人。雖知有天主。守誠者寥寥無幾。迨天主屈躬降世。乃信從者徧天下矣。吾亦得認主奉教。可感天主之慈悲。特賜我進教事主。又驚訝天主。爲救人靈。不惜屈其尊貴。愧我爲敬天主。不盡心力。爲愛人事。不肯稍自損抑。且不能含忍包容。人之短處。設子弟椎魯。即棄而不教。以爲不足雕坊。遇有不是處。便痛言叱辱。總不想自己在天主台前。有多少不才之處。天主十分擔待。耶穌在山。講愛人之道。今下山。扶救病人。行其所言。示我不當徒托空言。當以行寔。印證所言也。今我們的言語。往往盡善盡美。但行出事來。十有八九。壞人表樣。毫不

自察。豈不可耻。更有或身居神品。或爲會長。己身不端。還開口訓人。難免人之譏笑。且有因此惡表。遂不辦神工。不救靈魂者。可不戒哉。一癩者伏。癩者。罪人像也。癩病醜身。罪惡醜靈。癩者臭味染人。罪惡亦然。癩者。斷絕交遊。不得入城市。罪人亦然。斷天主及神聖之交。不能入天國。此癩人有可法處。自認其賤。切切求治。而其求主。又有可法。信主全能。又肯隨主聖意。若果我等求主時。能如此。必有得也。耶穌舒手撫之曰。肯淨矣。我等可愛耶穌之好施。又須知。耶穌於我等靈魂事。尤其樂施。本來日日。以恩俟我之求。果能心口誠求。耶穌必立即應曰。肯。立即舒手扶我。有誘惑時。怠惰時。不當誠求麼。耶穌能一言愈之。而必以手撫之。是教我。不可嫌棄貧病人也。語之曰。勿洩。示我有善勿自湯。或冀人

知也。維之撒責。獻禮。遵每瑟所命。示我求主。治我神病。亦必用我加勉也。今我等。欲修某德。欲改某罪。惟知求主。毫不自勉。不即見效。乃怨主不善不靈。不大謬哉。百夫長求耶穌療其僕。此家主待下人之善表也。

三王來朝後第四主日經

倏海大變。浪猛顛厥舟。海。今世像。舟。聖教會像。靈魂像也。海變無常。世患多端也。人皆願速脫海患。吾可愛危世哉。舟中有耶穌同在。亦受風浪之險。似可納罕之事。然亦不必納罕也。此正是天主妙意之安排。爲我等之益。爲天主之榮也。爲教我等知道。奉事天主。在聖教會之船上。亦難免有艱難誘惑之風波。搖撼我等。使我等在艱難誘惑中。呼求天主救助。堅心忍耐。以加我等之功。以增天主之榮。乃天主之聖智。原無足怪。故聖保祿宗徒曰。凡欲熱心事主者。難免受困難也。往往有人。遇有苦逆。即抱怨天主曰。我不曾犯何大罪。使我如此多苦。天主不仁不公。吁。是乃驕傲糊塗。負恩之言也。汝自云不曾犯何大罪。未必即無大

罪。即此抱怨之言。已是大得罪天主矣。即使汝果無大罪。亦未必無小罪。天主加汝以苦。使免煉獄之苦。非大恩乎。勉力忍受。以減煉獄之苦。勿負天主之恩意。可也。伊既寢。耶穌有時。在人心內如寢。許誘惑生。令人驚醒呼主也。令人小心也。爲試人心也。主有時。樂見此。加人之功也。又宗徒等。若與耶穌言談。討論天國之事。恐耶穌未必即眠。正若人心內。雖存耶穌。但不伸敬愛之情。則耶穌似眠。而群情之風浪起矣。劣信人曷怯。責其無倚靠心也。我輩偶遇患難。或遭風波。即手忙脚亂。不知所爲。不知倚靠天主。徒亂神思。何益哉。能免責哉。命風教海。太平即隨。果於危險內。誠心求主。得耶穌之一言。心即太平矣。事雖兇。心雖憂。若能倚靠天主。聽命耐待。過去後。必有大功。且有神樂。並不會損一毛髮。

三王來朝後第六主日經

天國者。比之芥種云。芥種謙德像也。眇甚微甚。不足輕重。而其長。超越諸蔬。益力甚大。謙德爲要。我等聞之熟矣。然真謙何在。何爲真謙。第一步。在自卑自賤。視己毫無所長。不恃己力。忍受人之輕慢。第二步。在喜人輕我賤我。第三步。受天主奇恩。歸之於主。揚天主名。後二步。爲我等太高。姑不論。先論第一步。此乃爲等等最要者。自視無長。自卑自賤。此已非容易事。我等每自視。頗有所長。或雖無所長。亦無所短。吁。是已可謂傲矣。自不見己之短。傲蔽之也。自愛之私心蔽之也。置己之心思言行。於他人之身。則訾爲短矣。返求於良心。所犯之罪。非汝之短歟。在天主台前。短處亦不少。我等不自知耳。或佯爲不知耳。吁。我等不自知。

而他人心背後。短我等之處多矣。至論自卑自賤。更非容易。我等皆自重。且欲人相重。偶有輕我者。此心忿忿不平。不能忘之矣。且欲報復矣。我等每自思。我雖不謙。然亦不傲。是不過未有觸之者耳。一或觸之。隱傲立發矣。傲情每似於犬。餵之順之。頗似馴良。一拂觸之。牙齧毛豎矣。我等不以謙爲要務。蓋我等。尙未存心於修德也。果然留心德路。則知謙之爲要矣。問彼修德者。彼自知之。爲修一德。爲改一過。費幾多氣力。而不見效。稍有微效。轉眼復失。敢不謙乎。畧行微善。已自得意。或欲人當重誇美矣。能不自愧乎。無謙不能悅主。萬不能成德。有德而無謙。必不能存其德。蓋無謙必傲。有傲天主必棄。必陷於大過。而皆敗其德。即行善。必自是自足。欲人敬重。其善亦虛也。我等亦知謙爲美德。但畏

謙之實行耳。

其二

天國者。比之芥種。人以藝厥田云云。芥子。耶穌聖訓之象。聖教會之象也。在世。人目中。似甚微小。無足重輕。而其益其效甚大。善魂象也。在人目前甚微。而天主前甚大。深蒙主愛。身後在天國甚高。又正謙德象也。謙爲卑小。而能致大。謙爲最要。爲諸德之根基。無謙不能修真德。爲諸德之保護。雖有諸德。離謙則諸德皆敗。此德如此緊要。而我等視之。如不要緊。或雖以爲要緊。而不肯實行。似謂無謙亦能修德救靈。故有人曰。守規避罪足矣。豈必用謙。殊不思。若無謙。何能得主佑。以守規避罪。豈徒仗己力所能乎。無謙者。心傲自矜。而輕人。自矜。則有好亦敗。進堂

祈主之法利色義。即明驗也。無謙者。不知己之可憐。似常自足。似是穩可升天之輩。而不知己之空虛。且所缺尙多也。無謙虛。則易滿。如平板畧放一滴水。突然高出矣。善亦如之。自以爲高。實甚微少。有多人曰。我雖不謙。我亦不傲。夫自言無傲。已是傲矣。自謂不傲。然一言拂之。微事輕之。即怒即爭。怨恨不忘。非傲而何。謙爲築高之基。我等不以謙爲要。蓋無意於德之崇高也。應記聖宗徒之言曰。我等無安居之府於今世。各築神府於天。有築以珠寶金玉。土木茅草之不等。將來大火一燃。其存否各異也。我等不求堅築高宮。欲以草茅之屋自足。恐天國高華之區。不容有茅舍也。

謙最難修。宜常習之。不然。豈臨機即能哉。宜恒思己短已罪。以伏傲養

謙。宜舉動退讓。言語避矜誇。雖言謙者未必謙。而言傲者必傲。各自省之。

其三

天國者比之芥種。人以藝厥田云云。芥子本謙德象也。然亦信德象也。因耶穌曾曰。爾輩若有信德如芥子大。雖命山移。亦可也。我等今日。且論信德。信德爲神生諸德之根。爲最要。聖保祿宗徒曰。人無信德。萬不能悅主也。經曰。義人倚信德以生活。信包倚望。耶穌每行聖跡施恩。視人之信德爲準。每責人之小信。不信者。致耶穌不能爲之行奇。今我等內。小信者多矣。能免耶穌之責哉。無怪乎不能蒙恩也。口雖曰信。行寔似乎不信。試言之。耶穌訓我等。宜先務天主教。天主教。即是務守天主

規誠。則身軀要緊之需。天主自然付與。而多人不倚信天主之言。惟靠自己之營謀。恐缺肉身之需。致不暇守天主規誠主日。若勸以靠天主仁慈照顧。罷工敬主。必不致缺乏。則曰。此不過講道之美談耳。誰見天主。與人一斗八升耶。吁。此非不信天主之言乎。是無信也。何能悅主。蒙主之恩乎。是以天主。爲有言無行者。是大辱主也。何能得天主之恩哉。天主如慈父。愛我等如兒女。我等不敢倚靠。豈非大傷其心。我等雖獲罪負恩。猶蒙養育。苟畧有孝心。全守誠命。則身靈必更蒙保愛。有如此全能仁慈大父。不知親就。徒自勞苦。我等之昏愚。實可哀也。萬物原是天主所造。命以養人者。人果事主。天主豈吝惜哉。奪去世福。原因人不盡孝道所致。若更忤逆。不遵所命。豈能獲福。勢必日窘。彼不顧主誠。而

自營謀者。自查曾得何效。明見愈不靠主而自謀者。愈不得志。爲何尙不醒悟。若其自誇得意者。是更天主所棄。不屑於教責。是更凶禍之人矣。天主爲萬福之源。聖堂是天主降福施恩之所。不肯進堂。以沾天主之福。特恃一己之小力營謀。徒自苦耳。犯主誠而作工。是自毀其六日之工。是自求禍也。兩世之益皆失。愚哉。形軀之事如此。修德改過之事。亦當倚靠主佑。毋徒恃己力也。

第七十日主日經

天國如家主。晨出募傭。定每工獲一錢云。我等皆是天主所造。天主之僕。原應服勞事主。雖無賞報。亦不能逃奉事之本分。乃天主聖慈。猶願以永遠天福。爲功報。以欣動我等之心。若我等。尙不虔心遵命事主。到受審判時。真無可辭咎也。悔亦晚矣。即就傭人而論。傭人欲得值。須負勞。不能自逸。我等既是天主之奴。既爲天主之僕。安可辭勞。而只圖逸樂耶。傭人不能隨己意。應奉行主人所命。我等何能求隨己意。自擇本分。應隨天主。及長上所派而行。輕重甘苦。一如所命。傭者。日暮方得受值。以享其安。我等亦惟至日暮。即是命終時。方得功酌。爲誰作工。方得誰之償。我等若不爲天主作工。心中別有所爲。難望主酌。試思我等

一日之思言動靜。有爲天主之心否。是爲遵天主之命否。意思純正否。故此我等每晨。當獻純正之志於主。欲得費者。以無人僱爲憂。我等不憂無人僱。因天主恒欲我等。在其葡萄園內傭工。且工費從厚。我等不當欣幸謝主乎。世有多主。傭人不得於此。尙可得於彼。以賣其力。而求值以生。天主惟一。我等亦惟此一日。若不得於主。若此生之一日空閒。則永遠飢餓而無靠矣。

赴召傭工者。遲早不同。而晚至者。竟得工值如先至者。雖出於主人之特施。亦必主人見其欣勤力作。時短心長之善也。乃先至者。心有不平。自訴其負整日重。然其怠於從事。亦未必不爲主人所知也。我等可不勉於欣樂事主哉。我等之事主。多似出於無奈何。此等心情。早爲天主

所見不加責答。即是大恩。已當感謝。敢懷怨乎。况時之長短。日之重烈。功不在此。全在心情。且情者。更覺其重。徒加其苦。不加其功也。

齋封前第二主日經時聽講者內。有信道不篤者。故特發此。

出種厥種。種時或下道側。且踐且鳥啄。云云。主自解曰。夫種。天主厥詞。下道側。謂來聽後。魔奪詞於麤心。使弗信弗升天。夫天主之聖言聖道。神糧也。不信。誠凶禍也。如病人。胃不納食。則命危矣。曰魔使不信。蓋魔深知聖道在人心。能生奇妙之效。故設法奪去。使弗信。弗得升天也。心如道側者。何心乎。道之側。爲人畜車馬所踐踏。其硬如石。雖有美種。不能入。故易爲鳥所啄食。又爲人畜所踐。且雨露不能潤。何能萌芽耶。人心爲罪所軋。其硬如石。且如大道。魔鬼隨便出入。加之雜念私情。各般

誘感。來往紛馳。聖道之言。不能入也。聖道之美種。不能成嘉實。其故不一。而首曰魔奪之。使不信。蓋信道。爲第一步也。信之篤。方肯行。信道不篤。安肯行。又安得升天耶。不信者。亦不同。有忽慢不問不求解者。有信而如不信。不期實行者。是死信也。有聞道而專爲考較他人之行者。有已心以爲然者則信。已心以爲不然者。則不信。是信已心。非信道也。是信已之明悟。非信天主之言也。非信德也。夫道之真。不困人之不信。而失其真。天主之聖道。必當有高出於人之意表者。方足相稱天主之妙。而人欲求明。必當先有信心。始可漸進於明。如初學之無之孩童。於詩文字句之法。不能透徹其所以然。必信師之言。遵之以讀。如之以用。漸而有悟於心而明矣。若其不肯信師所言。必欲如己之見。又安能有明。

白之日耶。信之爲字。人言也。已所不知不明。而服從人之所言。方爲信。若必待已心透徹其所以然。方肯以爲然。是已不足爲信矣。是孩童之不若矣。聞道者。其各自返之。

其二

維時耶穌。設喻曰。出種厥種。種時或下道側。云云。人之心靈。猶田地也。種。天主之聖恩。聖言。聖道也。我等之心田。所受天主之聖恩。所聞之善言。聖道。不少。而不見效。何也。其故不出三樣地勢之外。一。我等之心。如道側之田。心被已往現在未來。世務之雜念。如車馬人物。紛馳踐踏。堅硬。籽種不能入。且爲魔鳥所啄食。不能苗秀成實也。二。心如磽磔之薄田。無厚土之滋潤。雖受籽種。旋生旋枯。是無堅信之深根。遇順則信。遇

逆則反。故常見教友。聞道亦有意遵行。然無根。一遇逆心事。或見不善之表。即背棄不顧。時而怨恨天主。時而怨恨他人。無心救靈。且不顧信德。竟口出劣信之言矣。三。是心如叢棘之田。滿心所貪者。世物。財賄。逸樂。覆壓聖恩。聖言之善苗。弗克成實。蓋惡草荆棘。易生易長。心地之膏力。皆被吸取。善苗不敵。漸被覆壓。不能秀實。此三等之田。不能結實。我等之心田。大抵如此也。夫有田。原爲收成。養生致富。治暫生者。患無田無種。爲神生不患無田。人人皆有心田。不患無種。天主之聖恩。聖道不少。世人患無好地。石田無用。心田由己自主。禁其踐踏。芸其荒蕪。除其瓦礫。俗田旱澇不由人。心田隨意能得天上雨露。設人有好田而不治。任其荒蕪。而飢困以死。誰不斥其愚懶。誰肯矜恤之哉。我等於心田神

業。怠惰荒蕪。毫無所得。無以爲身後之永業。如怠人雖有千頃良田。廢棄。無以禦冬。能不爲天主天神之所鄙棄哉。故須及時耕種。勿悞良時。後雖悔而無及也。惟下膏腴地。稼一穡百。謂來聽。蓄聖詞於良至善心。且以含忍結實。良好也。至善心。西文謂好心。至好之心也。好心者。謂樸實正直謙遜之心。至好心。謂有欲勉力遵行之心也。蓄之於心。多次默思玩味其理也。以含忍結實。蓋行之不能無苦。須忍其苦。以俟其效。蓋其效。不能立見。必須俟之於身後也。

封齋前第一主日經

維時耶穌。謂十二門徒曰。適上日路撒冷。先知者攸記云。人子將付於異教人。受辱受鞭。受唾受死。云云。此經言。示我等知。耶穌之受難。係天主所預定。先知所預言。不出於偶遇。係預定而不改者。凡我等之所遇。亦是如此。皆是天主所預知。或所預定。非偶然到我等之身也。今中國與日本。戰勢洶洶。城內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我等誠不知後事如何。然我等教衆。當懇求天主聖母。施恩保護。深心倚靠。不可過於慌張。天主係慈父。所許到我等之身者。皆爲我等之益。祇要能善受耳。無天主允命。微禽不落於地。一髮亦不能損。此耶穌之言也。既是如此。我等何必太自慌張。况若有主命。不拘如何。亦不能脫應受之苦。故不如懇望主

慈。安心順俟也。

人心之不等。不恒。亦實可歎。時而毫無忌憚。時而畏懼過甚。或於當畏者。不畏。於不必畏者。過於畏懼。且將未必來者。過爲憂慮。爲肉身之禍。知懼。爲靈魂之禍。慢不知懼。明知罪之凶惡。明知生死無常。地獄永禍。即在眼前。而大胆放肆。毫無畏懼。竟似已得天主默啟。定知自己必得蒙赦。而獲善終者。吁。惑哉。肉身之顛沛流離。家財之焚掠喪亂。固可悲可畏。而靈魂永遠之禍福。更可畏。兵戈疫癘在前。多思辦理神工。以防危險。平時則犯罪無忌。豈必兵戈疫癘。方能死人哉。故我深勸教衆。於此危難時。深心靠主。勿太驚惶。而於平時。尤當小心。謹慎。守規敬主。而避大罪也。

其二 時爲歲暮

經述。聾人坐道畔乞食。聞耶穌行過。大呼求恩。道者。行人過往之所。非可住居者。我等於今世。皆行路人也。不能久居於此。宜趨身後天國之家鄉。宜集身後之恒產。庶可有所享用。我等乃似以今世爲久居之所。務集流而不住。暫僞之物。不思勤集天國之業。此大誤也。世非本鄉。雖欲住。而不可得。時光速過。生命如流水。死期速至。將入永遠之界。一過死關。雖欲立功建業。不可得矣。今日爲一年之終。歲聿云暮。年復一年。誰知己。尙有幾何歲月耶。天主爲每人有定數。人不能自知。天主知之。及大數已到。眼光落地時。方悔虛度光陰。功業無成。晚矣。世俗年終。係清帳之時。爲富者。係安閒無事之時。爲貧者。乃愁苦之時。欠債重多。無

計可償。愁苦爲難。自殺自縊者有之矣。我等生命之歲暮。不知何日即到。須至天主台前算帳。我等之靈。係富者耶。貧者耶。所欠罪債。多耶少耶。曾備賠償之款否。不然。將必有抄家賣產之禍。後來將何以爲生耶。欲迨其時。再行措辦耶。已晚矣。當在今生。及時預先備辦。今其時也。時爲大寶。可嘆我等。不知愛惜珍貴。煙雲視之。遊閒度之。笑談費之。爲營不急之務用之。豈知已往之人。望得片時而不可得也。昔有大員。病重垂危。其君往顧。問所欲求。無不允許。病者求王。許其多活一時。王曰。此非我所能也。病者大嘆曰。我數十年。盡心力以事王。今乃不能與我片刻之生活。若我以事人主之心力。奉事天主。天主將與我以福樂之永生。吁。我之心力。盡成虛費。可惜也。吁。斯人之歎。我等聞之。微覺似可動。

心。然彼人身處其境。方真覺其實在動心也。我等皆有到其境之時。方真知爲何等可惜也。坐於道畔。我等不趨家鄉。是坐道畔也。吁。家鄉遼遠。日已斜曛。而尙坐而不行。將何以抵家鄉。野多猛獸。難免被吞噬矣。將奈何。道畔乞食。我等皆乞食者也。乞食於速過之物。不能充飢果腹。時時乞而不足。亦可哀也。何不亟圖歸家。以享飽足之安樂。醫者坐乞道畔。爲其醫也。非彼所甘心自願也。奈何我等。甘爲醫。而乞食不飽也。今彌撒時。耶穌行過。我等當效醫者。祈主曰。錫我獲見。庶能起而速行。以歸天鄉也。

封齋後第一主日經

既齋後飢。乃誘惑者近云云。吾人事主之功。半在行善。半在退誘。魔之
妬人。時欲加害。其奸計羅網。徧地皆有。而多人不知有誘惑。週圍皆仇
敵。欲吞欲害。而安然慢不知防。真可憫也。善人之中。更有魔誘。是以更
當留心。往往同居者。皆欲修己進德之人也。而偏覺彼此。互多磨難不
和。此何故耶。雖因各不善自勉。亦實由邪魔。挑弄其間也。若夫惡人之
間。魔不必急急多勞。但閒觀之。不使向善足矣。一欲回頭改過。或欲進
善者。則魔阻之。而始覺誘惑矣。魔誘不一。各隨時勢。光景地步。人之所
偏。以施其計。善就機會。暗招徐引。使人不覺。只謂是人物害我。或偶然
而來。却不知皆奸魔之計。有天主允命。始到我身也。如古聖若伯之事。

即其明證。誘能增功。在人善退之耳。天主豈爲害人。許其來哉。正欲使人顯其忠勇事主之心。增主之榮。增人之功。能承大賞。爲魔之羞辱耳。如古若伯。古多俾亞。及新教多聖。我等亦當忍承善退以立功。善退之法。一。是立刻即退以反之之德。如誘我傲。我則心發自謙自愧。誘我怒。我勉發良善忍耐。誘我貪。我勉輕財愛貧。誘我淫。我發愛貞潔。求主賜佑清潔。如此。魔見不但不能害我反益我。則不肯誘我矣。二。是投奔於主。謙求主佑。三。是輕看魔鬼。如無能之物。不理他。不怕他。行各人當行之正工。心內平安不亂。傲魔見自己已被輕看。則含羞而退。即彼不退。爾如不聞不覺。不依從彼。則爾無罪。而且有功。又何害哉。

封齋後第二主日經

維時耶穌。携三徒。引上峻山。變貌伊前。云云。耶穌前數日。曾向徒衆。言其將受之苦辱。衆徒惶惑。耶穌爲堅彼等之心志。茲畧顯其本有之光榮。使信使望。可謝耶穌之聖愛。爲救我等之靈。示我等以要緊之端。其受難以贖我等。示我等宜受苦。又恐我等。心神退怯。又顯其光榮。使我等信其爲天主。自有真榮。振我等之心志。仰慕天上之榮。今在嚴齋苦尅補贖之際。心思天上之榮福。則心志振興。不畏補贖之難也。噫。我等塵心太重。貪世榮樂。概因不勤思天上也。誠思天上之光明。清潔。永福。自能厭棄此暫世污穢之樂矣。思永福之超美。則不畏暫時之苦矣。可。天主聖慈。豈常使我等。如此可憐哉。只因我等。不善體天主之心。犯罪

逆命。方加以苦。俾作補贖。天主如慈父。兒女誠孝。豈甘加以責答哉。責答之加。正爲求兒女之益也。我等犯罪。無非爲圖樂利。何不貪天上永遠之福樂。世福豈能滿心。豈能常存哉。多人亦欲得天上福。但欲並享世樂耳。然二者不可得兼。勢不能不捨暫求永。捨小求大。欲得永大之福。不當畏暫苦。試思當日三徒。隨耶穌登山。不辭攀躋之勞。方得見天上之光輝。諒其餘衆徒。若知登山有此見聞。必未有不隨之而登者。然當時一見。不過俄頃。無大關係。而永福之享見。則不可不得。今我等明知。若不辭守誠避罪。登修德升天之山。則永享天上之福美。我等又何不肯隨耶穌升天耶。暫世平生之苦。亦不過如半日攀躋之勞耳。既升。則永享之矣。但多祿一見樂甚。願構屋永居。而不得。我等登天上之山。

則滿心歡樂。而永居之。不惟不悔登山之勞。且深幸曾不辭勞。而永自慶矣。

封齋後第三主日論定改

前勸來辦神工。不得不宣揚天主之慈。以去羞懼之心。爲已往者如彼。爲杜將來再犯。不得不言天主之尊威。公義。惡罪。以勉痛悔定改。永不再犯。夫天主至尊。雖仁亦不能滅其公義。有罪不能不罰。叛神及人祖亞當厄娃。所遭之罰。我等皆知。人祖雖痛悔蒙赦。仍不免暫罰。而暫罰之重。亦可畏也。我等莫謂有告解聖事。即不以犯大罪爲深戒。蓋多有不得蒙此恩。而喪其靈者。神病亦如形病。初犯幸痊。若再重複。勢必加重。而難治。初次有效之藥。再次則力不足挽回。再三重複。則前方

已無效。往往多成死症矣。故耶穌赦罪婦曰。往勿再犯矣。遇所療病人。戒之曰。慎勿再犯前罪。致招更重之罰。今日聖經。謂七鬼再入之人。其終愈劇。足見宜定改之要也。真定改之據。是離開引我犯罪之人。地方。事情。爲肉身財物事。小小吃虧。再不肯復受。曾害過我之人。恨之入骨。不肯與共事共話。陽與我好。陰行害我者。我恨之避之。不屑與言。知其非愛我。雖花言巧語奉承我。不能動我心以愛之。奈何害我靈魂者。我竟仍愛戀之。以爲是愛我者耶。食某物受傷。則終身不肯食。行某事吃虧。終身不復行。奈何爲靈魂事。雖屢吃大虧。而仍不勇於斷絕耶。無他。貪暫時之利樂耳。殊不知。此一點利樂。正是魔鬼所用之釣餌。以釣爾靈。貪之不自尅。及喪靈入魔之手。則悔之晚矣。故當寧死。不再上魔

之鈎也。

封齋後第三日經

維時耶穌命魔出人。渠暗啞者。魔出。暗啞者言。維若爾人曰。倚白而責布。諸魔魁驅魔。云云。魔無暗啞。因附人不令發言。故謂之啞魔。魔附身。形口不得言者尙少。有即以爲大患。思去思除。然魔附靈。使靈不能言者。多矣。而人不以爲意。試思。靈有大罪。不肯吐告。或告不爰。非啞而何。有口舌。不知感主恩。不知頌主聖名。能罵人。能毀謗人。能講說人長短。而不能出善言。講道勸人。非神啞而何。不用心教訓兒女。聞其罵人。不出言責之。非神啞而何。兒女雖不好。不見不聞。有旁人代管。尙偏愛護之。是不但啞。且聾且瞎。且昏矣。戒之哉。

耶穌顯聖跡。惡人毀謗之。可知不拘何等善事。不免小人誹謗。就不必管人如何理論。勉盡本分。及光榮天主之事。到公審判時。天主自然爲汝表白。汝爲何於善事。瞻前顧後。却步不前。我看汝。於肉身之事。狼勇敢。只要與汝有益。並不顧人議論。可見還是輕重不分。大小不明。誹謗人之人。天主所深惡者。聖經曰。天主聖神所甚惡之罪有七。誹謗其尤甚者。聖經又曰。謗人者。如瘋犬然。謗人者自絕於天主。自絕於天堂。謗人者。自敗己名於人前。猶若自開其腹。令人知其內。盡醜惡不堪之物。令人知其爲小人也。毀人之名。犯不義之罪。必須補還。愈久愈難。法。一思誘惡之害。自緘其口。二思必須補還。而補還最難。思死後舌受大苦。思審判時。嚴加審判。閒談人之是非。亦歸此罪。婦女尤當戒之。

封齋後第四主日經

經紀維時耶穌。渡加理叻亞海。名第伯理亞。人觀厥奇行。能治各病。緣皆從。人因望得形恩。皆隨耶穌。然主施形恩。原以示神恩。故耶穌曾向彼衆曰。爾輩勿特急於形。勿因得食有形之餅。而尋我。當急於神糧。我將與爾輩也。耶穌施形惠雖不少。論其全能。亦不算多。百中一二耳。故池旁病者雖多。耶穌僅治一臥待三十八年者。其欲施神恩。治靈魂之病。則欲人普沾其惠。故耶穌招人曰。爾輩勞苦者。負重任者。皆來就我。我將去爾等之苦。輕爾等之任。可歎我等。急於去形病。不急於去神病。今開會之時。耶穌欲去人神病。赦罪加恩。乃多有推延。不肯來辦神工。平和於主者。今乃救靈之時。恩佑之時。天主降顧之時。伸手以待蕩子。

之歸。慎勿負此慈恩。致天主怨歎。如先知所云。我伸手以待接納我民。而我民不肯歸也。勿致耶穌如進日路撒冷時之痛哭曰。今安度爾日哉。今安享爾平哉。今烏知攸隱於爾目哉。吁。罪人嘻嘻。不知其後日之患。致主代爲痛哭傷心。我等今不自知靈魂之禍。致耶穌爲我等痛哭也。耶穌痛哭。悲我等之不哭也。耶穌哭。哭我等之被蒙。不知已禍之重。已禍之可哭也。耶穌悲哭。哭我等之負其慈愛仁恩也。哭我等之喪敗。致其聖死苦難。爲徒勞無益也。吁。負重罪者。一年僅滿四規一次者。爾今悠悠。而不知耶穌之爲爾痛哭也。今主伸手以待。爾不肯前。自以爲無病耶。則爾之病實深矣。以俗務無暇耶。俗務豈當急於神務。以暫停或挪移一日。無大害耶。以神病爲無關耶。所闕大矣。以遲早均是滿四

規。無分別耶。其分別大矣。人靈係天主之物。遲歸主一日。多屬魔一天。則多辱主一日。靈魂帶重罪。所行皆死工。不得永賞。所失不爲不多矣。故今速宜順聽招來之語。勿致受主麾去之語。望得終時。得聞招曰。來享天上國。

封齋後第五主日名爲苦難主日

耶穌知受難之期已近。將離世歸天。欲人皆認爲救世者。以救己靈。自言自證。所訓皆真。聽信者得長生。乃法利色義等。忌惡。欲以石擊殺之。耶穌隱而避之。我等亦法利色義之流也。似不信耶穌之言。欲殺害之。我等犯罪。非欲殺害耶穌。非不信耶穌之言乎。明知犯大罪。乃釘殺耶穌。而不避。是果何心耶。不信不能救靈。信而仍犯。是輕主辱主也。惡黨

寧願釋巴拉巴。而殺耶穌。何等辱耶穌。我等豈非多次。寧願魔居於心。而逐耶穌乎。聖保祿宗徒。痛哭多人。以口腹爲其天主。不能謂今有多人。更甚於此乎。吾不能云。多人以口腹爲其天主。以銀錢爲其天主。以淫樂爲其天主乎。寧有天主耶。寧有淫樂耶。寧擇淫樂矣。吁。辱主甚矣。而往往如此。各罪皆是如此。明知其如此而仍不避。竟有似不以罪爲事者。吾不知其何心也。將謂天主耶穌。爲軟弱無能者耶。耶穌非無能者。今雖隱避人之石擊。有日將施其威能也。諒法利色義輩。今已識耶穌之能矣。今已悔矣。將欲終時悔改耶。是冒用主慈。而自積禍也。多有不及悔改者矣。將有欲悔。而天主不聽者矣。天主用先知之口言曰。我呼爾。爾不聽。今爾急而呼我。我亦不聽矣。如此者已多矣。將是心硬耶。

至終不悔耶。爾心硬。當用火燒之。有地獄之火。燒之煉之。以去其硬。以改其惡性。燒之煉之。定要使之改其硬。而軟焉。悔焉。且吾知。地獄之火。最猛最烈。罪人之硬心。不必多時。一沾地獄之火。即不復硬矣。即軟矣。悔矣。已軟乎。已悔乎。不復硬乎。雖已軟已悔。然已晚矣。良心之蟲。嚙爾。地獄烈火。燒爾。使爾承認耶穌。非無能者。使爾知犯罪。非無關之事也。爾不欲受耶穌之救。今不救爾矣。爾冒用天主之慈。今當彰天主之義矣。嗚呼。我等必欲至此地步乎。必欲試天主之能耶。聖保祿宗徒曰。落於天主嚴罰之手。可畏哉。

犯大罪者。固是殺害耶穌。兇惡可畏。我等犯小罪。亦是凌辱耶穌。傷耶穌之心。使耶穌難忍也。我等之少犯大罪。從何而來。寔因天主耶穌。多

愛我等。多加恩佑。是耶穌特簡我等。爲其相愛之密友。欲我等多愛之。則我等所犯。雖不致欲殺之逐之。已實大傷其心。大辱之矣。且負愛傷心之痛。比別苦更痛。更難忍受。故天主用先知之口歎曰。若我仇辱我傷我。猶可忍也。爾乃我之愛友。我以心腹相待者。每每與我同桌共食。乃亦如此傷我。實爲我所傷心難受者。嗚呼。耶穌多賞我等以聖恩。多愛我等。寔望我等亦多愛之。而我等負其恩。負其愛。不肯稍顯報恩報愛之行。心情甚冷。不肯爲受些微不便。且多次隨其大仇所招引。與共輕慢耶穌。豈不大傷耶穌之心哉。我等犯罪。不但我等輕慢耶穌。不愛耶穌。更使魔鬼譏笑耶穌曰。基利斯督。爾之密友。亦寧肯聽隨我意。不隨爾意也。我雖不爲彼之主。不爲他受苦受難。更能令其聽我命。勝於

聽爾命也。爾雖許彼以永福。難得其聽命奉事。我只誑以暫小之穢樂。彼即甘聽我命矣。吁。聞魔如此譏笑耶穌。是我等給耶穌所招。爲耶穌當是何等難忍之辱。然而我等。屢次如此矣。可不痛哉。耶穌多恩多愛我等。竟當受如此報答哉。我等尙不思勉避犯罪。尙以所犯非大罪。即不以爲意哉。夫忠信事主。不隨魔誘。乃天主之榮。使天主在魔前。自欣自誇。以壓魔之傲。增魔之苦。如古聖若伯之事可見。若隨魔誘。則是使魔。得譏笑天主矣。故我等當勉力。增耶穌之光。增天主之榮也。

其二

人知犯罪圖樂。不顧耶穌之受辱與否。苦心與否。誠念主苦。不得不戒慎乎罪也。人貪犯罪之樂。何不思。是加耶穌之苦辱耶。人貪罪中微利。

何不思。必須耶穌血命之價。方能贖罪救靈耶。人不肯斷絕罪惡。何不思。是欲拒絕耶穌也。人皆當有知恩報恩之良。奈何竟負耶穌耶。人皆欲結交富貴。欲得忠信之友。奈何獨拒絕耶穌也。惑哉。無信德耶。又何必作教友。以其事皆在後來。故不上心耶。然暫時事。豈皆只顧眼前。不爲後圖。儒書亦云。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今人犯罪。天主似無能無權。忍嘿不言。如今日聖經所記。惡人欲石擊耶穌。耶穌出殿避之。又且任人侮辱釘殺。然耶穌則復活。彼衆則皆死矣。先曾判耶穌以死刑。後豈能逃耶穌之判哉。受判時。方驚恐漸悔矣。然晚矣。今人犯罪。耶穌似無能如彼何。然耶穌豈真無能者。將有顯其大能之時也。罪人。爾真欲嘗試主能。而後方悔耶。非爾之利也。如達斯之賣主耶。

蘇用盡慈心。欲挽回之。而惡徒硬心不悟。究致自縊。今在地獄悔矣。所得之錢。亦掇棄。而未得用。罪人貪罪之樂之利。臨終時能隨之去否。能不似茹達斯之掇棄。失望自盡哉。雖不肯自盡。而魔將縊而盡之。雖不是外面顯然如此。而暗中神魂上。寔是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復活後主日經即卸白衣主日

耶穌復活。現示於徒衆曰。余之平安。與爾輩偕焉。耶穌之言。一則因耶穌受難。惡黨兇橫。徒衆驚惶。今耶穌復活。光榮歎樂而起。故慰徒衆曰。平安與爾輩偕。主之憂苦已過。永享安榮。徒衆皆爲耶穌之友。故與之以安。一則因救贖之功已成。人類與天主復和。故與之以安。宗徒等。於耶穌受難時。雖皆逃避背棄。而耶穌不恨。仍與之以安。惟失望自盡之

茹達斯。不得預於此安。以其死於罪也。誠哉不如無生。今我衆教友。大抵皆已解罪。復生復和於主。今來入聚於堂。滿望主亦向爾輩曰。余之平安。與爾輩偕焉。汝輩中尙有未解罪者否。各宜自思。勿效茹達斯之不得領此聖平安也。吁。與主相和。以蒙神心之安。眞欣幸也。蓋爲主所愛。雖身家暫遭苦厄。毫不得其永福。且益增後來之福。實可欣然安也。若夫有罪而爲魔奴者。罪刺於心。何能安耶。若尙自以爲安。其禍彌重矣。然此安宜慎保。勿再犯大罪以失之。人靈如樹木。犯罪如被砍伐。枯之反復。懼不能復萌芽而死也。如重病。屢行反復。則不能治也。况其帶罪時。所行諸工。皆爲死工。所失不爲不多矣。謹守總不犯大罪者。身後在天。另有一番榮美。宜欣勤自勉。主有以錫之報之。

其二

耶穌現於徒衆曰。予平者。安居與偕。云云。耶穌給徒衆以平安。今國家和局有成。天主賜我等以平安。當深謝主恩。蓋若不和。誰知事至於何若。今抵於平。我等勿不以爲恩。此外面之安也。尤宜專務內安以事主。不爲罪魔所戕。不爲私慾所擾。不致與主失和成仇。此神不和之害。更凶更慘。耶穌所與之安。不同於世俗之安。世俗之安。在逸樂無苦。耶穌之安。在良心無罪。在能忍暫苦。耶穌遣徒傳教之言曰。我遣爾曹於世。如羊在狼羣。吁。羊傍於狼。已危矣。而乃在狼群中。其受殘傷可知矣。故諸宗徒。無不致命而死。則知耶穌所與之安。不在無苦逆。宗徒等驚惑。疑所見爲幻影。耶穌死於苦辱。復活於榮福。大相懸殊。非可思議。故難

遠信。我等亦似不信。有類於多默。必欲目見手探始信。然耶穌曰。有不見而信者。斯果乃真福人。我等不得見耶穌。不得見身後真福。能信以行。更有真福。主言豈欺我哉。夫必見而後信。斯已不足爲信矣。況不信主言。已是慢主。惟彼不任己目。惟信主言者。乃大榮主。安得不蒙大賞。夫欲沾救贖之恩。立功蒙賞者。非信德不爲功。徒目覩無益也。至耶穌所謂宗徒等有福。因得見聞古聖所未得。豈謂徒以形軀之耳目見聞哉。蓋能信其內。具天主聖性。爲天主真子耳。不然。主在世時。見之者多矣。豈但宗徒等哉。是其所以有福。仍賴信德之力也。再者。宗徒等之耳目有福。就當時言耳。若就後世言之。則不見而信。更爲有福。何哉。其信深。其功大。賞厚也。天主聖愛。欲我等多立功。以多蒙賞。今世爲立功之

所。後世爲報功之區。故於今世。使有信德之機。信而行爲有功。見而享則無功。故天朝神聖。雖最愛主。而不錄其功。我等在世愛主。則事事增功。豈非我等之福哉。我等愛主有功。守誠有功。受苦有功。行善有功。真我等之大慰也。見主之尊美。誰能不愛。見地獄之苦。誰不思避。見天堂之福。誰不欣望。何足爲功哉。且使見。則與善惡之人皆有損。滅善者之功。加惡者之罪。奈何我等以不見爲憾耶。

其三

耶穌現於徒衆曰。予之平安。與爾輩偕焉。言畢。伸手顯肋令視。衆徒見主至忻。耶穌曰。聖父遣予。予亦然遣爾。云云。耶穌受難而死。徒衆搖惑驚恐。盡失其安。或逃或背。皆失其所賴矣。耶穌復活。現而慰之。故曰。予

之平安。與爾輩偕焉。徒衆大欣。蓋真可欣喜。而徒衆亦實覺欣喜也。因其愛耶穌。與耶穌相關切故也。愛主者。見主死。何能不痛苦。見主復活。亦何能不喜樂。今我等亦覺欣樂否。熱心之人。與主相愛。定然與主同苦同樂。耶穌在堂中聖墓時。我見爾等。虔誠朝叩。爾等之善心。應爲主之所知。望主厚報爾等。多賜聖恩也。耶穌復活。向徒衆賜平安。不斥責其逃背之愆。可見耶穌是何等寬厚仁慈。真可敬愛也。吁。耶穌在我等身上。施此寬仁。已不止數次矣。當何等感念愛慕耶穌。不肯再犯罪。以傷耶穌之心也。耶穌願與人平安。乃多有不悔罪。不願與耶穌相和相安者。哀哉。恐有人心中曰。吾不覺主賜之安。家室貧困無聊。何曾得安。身心多苦磨難。何曾得安。吁。耶穌告諸徒之言曰。聖父遣子來世。子照

樣亦然。遣爾輩於世。夫耶穌之奉遣於世。非爲享暫世之安富尊榮。乃爲受苦受死。立救世之功。然後復活以享天上永遠之榮。耶穌之遣我等亦然。非爲享暫時之順適。耶穌所與之平安。非世俗肉身之安。非無苦逆之安。乃良心之神安。基利斯督當先受苦。後享天上國。我等亦然。當先受苦立功。後享永遠真福。今苦愈多。後福愈大。苦暫而福永。勉之哉。

復活後第二主日

耶穌復活之後。屢續現於諸徒。以安樂諸徒之心。堅其信。固其望。訓之以耐苦。復活之後。升天以前。主之諄諄正未艾也。我等不宜速忘此瞻禮之義也。耶穌復活。苦往而福生。宗徒仍在苦中。故耶穌諄諄慰之。使其望後來之福樂。我等亦在數中。蓋我等後來。皆有復活之日也。此生非長久。此生既如此可憐。雖長生。有何可樂。有後來之福生。非如此生之可憫矣。如耶穌復活之後。苦痛盡往。所有者。皆光榮福聖之樂。真福生也。我等只忙忙戀戀於此生。非天主之意。我等雖願如此。久生於世。亦由不得我們。有當死亡之時。耶穌曰。我遣爾等於世。如我聖父之遣子。耶穌之被遣於世。先苦後樂。我等亦然。耶穌明許。世人將喜樂。其徒

須痛苦。迨後復來見之。則樂也。奈何我等。欲與今世人。爭圖快樂。今非其時。須先受苦。後方享樂。今若圖樂。則不得後來之樂矣。我等今當耐苦。俟天主所定之時一至。則永樂矣。此係天主定命。人不能違。違則不祥莫大焉。曰世人將喜樂。爾輩將憂苦。是明指我輩。已非爲今世之人。乃天主之人。乃爲天上之人也。當深記此念。以自幸自勉。世人今雖較適於我等。後將大苦。我輩將有大福永樂。天主豈常令我等。如此可憐哉。始忍苦事主。後將不悔也。

復活後第三主日經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未時弗得見子。未時復得見子。子確言。爾將淚泣憂愁。世將喜樂。云云。耶穌謂其徒。於今世將憂泣。蓋今世非我等本鄉樂土也。奈何我輩。只圖今世福樂。且圖有罪之樂。不得則怪且怨耶。不信耶穌之言耶。謂富貴者。亦有升天者耶。彼富貴而升天者。皆不有其富貴者也。謂今世即本鄉耶。以今世爲本鄉。則不得入天鄉矣。欲改天主所定耶。其奈我等無此能何哉。夫曰未時者。不及一個時辰也。甚短也。非長也。今雖覺似長。實未時耳。以未時之苦。換永遠福樂。何不利之有。即彼暫時之福樂。何非從苦勞而得。農商科第。皆然。况永遠天福。不須勞苦乎。凡不肯勤苦者。皆不能成業。凡欲先樂者。後必多苦。智者皆

寧先苦後樂也。雖曰。我輩將淚泣憂苦。世將喜樂。我輩猶當感謝天主。聖慈。未忍常使我輩憂泣。世人亦未必常得喜樂。而無苦也。我輩未常受憂苦。而能得永福樂。彼輩不能常享暫樂。而終落永苦。我等爲耶穌之徒。爲天主子女者。不當深謝天主。而欣勤善守主誠乎。我等各當自勉。此苦終有完期。迨入天鄉。則永樂永無憂矣。今世愈受憂苦。身後福樂愈大。思此。則今世亦有慰有樂矣。

復活後第四主日經

維時耶穌謂宗徒曰。予今詣於遣子。爾無一問予焉往。云云。耶穌將歸天詣父。而怪宗徒等。無一問者。今耶穌亦怪我等。似以耶穌之升天與否。離別與否。與我等毫無干涉。而不思不問也。蓋耶穌之所往。欲我等同往。耶穌之所在。亦欲我等同在也。耶穌升天。原爲引我等同升。原爲給我等預備座位。我等乃耶穌之肢體。首已升天。我等豈爲恒居於此涕泣之谷。豈爲圖今世之暫樂哉。耶穌在天。焦心俟我等。而我等不問其何往何在。更不思如何能至耶穌之所在。儼似恒居此世者。耶穌何能不怪我輩哉。予斯言必招憂。致填爾心。蓋宗徒等愛耶穌。耶穌乃彼等之倚靠歡樂。今將離開。何能不憂苦。離其所愛。何能不憂苦。然愛耶

耶穌者。以離耶穌爲苦。不愛耶穌者。不以爲苦也。熱心人知此言之不謬也。然亦要知道。凡人心之所愛。雖非耶穌。然即其心之所重。其心之安慰。快樂也。天主能奪去。不能無苦。我今亦能向爾輩曰。予斯言必招憂。我所言。即是凡欲救靈升天者。皆當離其所愛。所樂。即天主不奪去。尙當自己捨去。捨其所樂。行其所不樂。此言何能不招爾輩之憂也。誠語爾。爲爾宜往。耶穌宜往。何耶。爲僞我等之居。故宜往。耶穌在世。其徒愛之。尙帶有形之樂。之慰。耶穌去。使彼等脫去有形之樂。勉歸於神樂。更能有功。故宜往。往則遣聖神來。耶穌之聖神來。充滿我等之心。時時處處。皆能懷之於心。而不離。心有聖神。即有耶穌。較以形像與耶穌相周旋。更親更密。耶穌之神。使我等益明徹耶穌之聖愛。聖道。心生歡樂。愈

加神修。皆宜往之故也。

其二

聖神來時。責世之罪。之義。之判。天主之責有二。有仁責。有怒責。仁責使人知己罪。痛悔以蒙赦。怒責則專爲罰人之罪。責世之罪。我等世人之罪多矣。天主至聖。不能容罪。不能不責。今雖似不責。則後來之責更重。罪者由不信子。耶穌乃天主聖父所遣。以救世人者。講道施訓。行多聖跡。而如德亞人不信。其罪無可逃。必將受責。今我等。雖名信從耶穌。而行寔相反耶穌之訓。不守天主之規誡。是亦焉能逃天主之責耶。責世之義。罪固可責。世之義亦可責乎。義者。事之宜也。然世之所謂宜者。多非天主之所謂宜。多不合耶穌之聖訓聖表。耶穌訓我等。宜恕仇。謙忍。

世則謂有仇須報。否則不足立於人世。謙忍則爲懦弱。不能生活。耶穌訓宜輕世榮。世則謂宜存體面排場。否則被人嗤笑。且有時。謂天主聖教之規誡。不近情理。吁。皆今世之義也。能免受責哉。義者。善功德修也。而世之義。多有可責者。行善無爲主之純心。圖人讚重。圖虛利益。或自矜自喜。皆非天主所要之義。皆世之義也。又有人。不靠耶穌之功。自謂所行皆正。無愧於心。果有天堂。則我自宜得之。又視他人。皆不如己。且譏之曰。如彼之行。而稱教友。名熱心。亦望升天乎。彼能升天。則我更得升天矣。吁。是路濟拂爾之傲也。將見罪人得升天。而彼將投於地獄矣。又有自謂。多誦經。多行善。多獻禮。無犯大罪。儼然以德義聖人自居矣。嘻。是法利瑟義之義也。是皆不免受聖神之責也。責世之判。世之判斷。

更多狂妄。各人自省。每日妄斷處。即不知有多少。見人行一事。即妄斷是非。或斷其有某意。存某心。聞人一言。即斷曰。其心若此也。若彼也。見人有不順事。則曰。此天主罰其某過也。見所不悅之人。則曰。此人當受天主之罰。或曰。必不得善終也。不得救靈也。或曰。此事不公也。此行昏愚也。且有時。竟敢判斷天主爲不公不明矣。吁。如此狂妄。安能逃天主聖神之責也。我等今當領受仁責。以改前非。庶不致受將來之怒責也。

耶穌升天前主日

三日後。乃耶穌升天瞻禮。可思其慶。以提拔我等之心。耶穌所受之苦辱。實慘人心目。昏暗天地。未幾日。皆變爲復活之福樂光榮。其受苦辱。是爲我輩。其復活升天。亦是爲我輩。其受難前夕。安慰宗徒等之言曰。爾等勿懼。我去爲係爾等之居。我聖父國中。居處甚多。我去安置。後來迎接爾等。與我同居。此言眞我等之大慰也。吁。我等幾忘之矣。夫天主生我等於世。非爲今世也。雖欲常居於世。不可得也。我等願享福。有永遠之眞福。奈何我等不求。只戀戀於此塵世之暫務耶。汝若曰。暫生之資。亦須營謀。我曰。固當營謀。然永生更富營謀。此生終當逝。順適亦當過去。艱窘亦當過去。適與否。無大關係。若永生有失。將如何。只思現時

不順適爲難堪。何不思永不順適。爲更難堪耶。現時之榮華富樂。爲可慕。何不思天上之永遠光榮福樂。更可慕耶。嫌其費事勞苦耶。世間那有不勞而得之利益耶。以爲非現在耶。世利世榮。那不在勞苦之後。爲其勞苦仰望太久耶。應知比一日勞苦。博得百歲之榮官。尙不足相較。今彼處之榮福。已脩下。等候我等矣。勉之哉。居處甚多。可知乃是多聖歡聚之區。榮福亦不等。各隨功德以受賞。人情皆欲福美超於人。熱心者各奮勉立功可也。天國內我等之父母。兄弟。姊妹。好友。甚多。皆佇俟我等。到彼相歡聚。流離飄泊者。誰不思速歸樂鄉。安享歡聚之樂。離鄉貿易者。誰不思多有所獲。歸家安享耶。我等勉多立功。以歸天國。永安永樂可也。

耶穌升天後第一主日

適過耶穌升天瞻禮。瞻禮雖過。而瞻禮之意義。當常存於心。以取神益。因耶穌升天。乃我等奉教者之仰望。歸結也。耶穌升天。乃證其爲天主所遣之子。證其道理聖跡之真。使我等信從者。確有可靠。知後來。亦能同升。則大加安慰。勇於守規。行善忍苦。而不辭也。其升天前。慰諸徒之言曰。我聖父國中。居處甚多。我去爲僑爾等之居。然後來迎爾。與我同享焉。吁。耶穌曾呼我等。隨之背十字架。又曰。世人將喜樂。爾輩將涕泣憂愁。將被人百般謀害。然爾輩宜喜。因在天。將蒙大賞也。茲曰。我去爲僑爾等之居。真大慰也。當耶穌升天之時。聖母宗徒等。以目相隨。恨不能身與古聖天神。隨之升天。故耶穌去後。尙留戀瞻依不捨。我等亦當

求耶穌。携帶我等之心。至於天上。使身雖在世。心情全在於天。不戀此下界。卑污暫幻之樂利。升天。福慶之名也。天堂。福樂美好之區也。天主爲我等所脩。永遠安居也。可知我等。非久居於此者。此世。名爲充軍之所。涕泣之谷。充滿者。無非憂苦。各人有各人之憂苦。有貧窮之苦。有疾病之苦。有仇人謀害。誣謗之苦。有魔鬼誘惑。羅瑣之苦。有私欲偏情。擾亂之苦。有事情逆心之苦。有不隨意之苦。有彼此性情不合。欲離而不能離之苦。有相思相愛。欲合而不能合之苦。有當修德改過。當守規。當克己。難受拘束之苦。苦誠多矣。然尙幸。非恒如此苦也。非徒勞無功之苦也。爲主善受之。皆將轉爲升天之樂也。耶穌受難受死時。苦極矣。升天時。皆轉爲光榮歡樂。我等今勉受艱苦。俟將來以增我等之樂。苦有

完而樂無窮。欲福樂美好者。求此永遠常存者可也。我等有時。厭煩身心之苦。恨不速離此世。然念及有罪無功。又惕然怕死。願有功以得天福。我等固軟弱。然即在此軟弱中。修我等將來之美好福樂。我等勉之哉。

其二

自耶穌升天。始開永福之路。聖母六樂。前三天。爲耶穌升天瞻禮。是乃聖母至極最大之喜樂。經文有聖母七樂。約畧言之也。此寔聖母醉心之大樂。其餘之樂。總皆包於此樂。且其餘皆一過之樂。惟此乃永遠之樂。耶穌升天。乃耶穌畢生之完全。乃耶穌之大樂。乃聖母之大樂。乃九品天神之大樂。乃我等之大樂。聖母見可愛之子耶穌。受辱受死。其心慘痛。不啻身受萬死。今見愛子。光榮上升。諸天神迎接。奏樂讚揚。前辱盡變爲光榮。聖母之樂可知矣。其淨血貞胎。所生之肉軀。今升天。坐於天主聖父之右。爲諸神聖所共跪叩欽崇。掌天上下之全權。聖母之喜樂。何言可述也。耶穌爲我等之首。首入天國。相連之肢體。皆將隨之。

而入。是我等之喜樂也。亞當之罪。閉天門。今耶穌叫開天門。欲入者勤修。離此苦世。即得直入矣。不可喜哉。且耶穌臨升天之時。慰眾徒曰。我去爲備爾等之居。後將迎納爾等。同我永居。於我聖父國中。此言。眞我等之大喜大慰也。噫。我等豈恒在此苦谷。如此可憐哉。耶穌已在天國。爲我等備下。永遠榮福之座位矣。我等肯去否。爾等有願去者否。諒無不欲去者。但尙欲貪世物耳。尙圖世樂耳。然世樂世物不長。轉眼即完。汝貪榮貪樂。汝愛美好。爾愛天上之永榮永樂。永遠眞美好罷。耶穌都給你預備下了。想耶穌升天之際。天神與善魂。上下分班奏樂。以慶耶穌。但天神之樂。聲音純樂。善魂之樂。其聲音言詞。樂而含依戀哀悲之韻。其詞若曰。可愛之耶穌。爾勞苦受辱矣。今升天去罷。爾安歇榮福於

無窮。我心寔歡寔樂。但悲不得見主。不能隨主同去。耶穌慰之曰。勿悲也。暫相別。爾勉立功。不日即相見也。

其三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巴辣基多。予攸自父遣於爾。聖神稱爲巴辣基多。譯言安慰者。是施安慰之聖神。我等在此涕泣之谷。內外之憂苦甚多。要緊富有聖神之安慰。庶不致埋於苦患。失志喪靈也。恐教友中。多有知天主聖父。爲天地萬物大主。當尊當敬。知聖子耶穌。爲救世恩主。當謝當愛。而不知聖神。與聖父聖子。同爲當尊當愛。於我等爲最要也。天主聖三。共成我等永生大事。聖父造之。聖子贖之。聖神佑助。以成全之。三位共是一個天主。所施之恩。各按其情。歸於一位。其實皆從一天主。

而來也。聖神。乃天主之愛情。凡寵愛慈惠。皆聖神之分也。聖神乃天主之神心活愛。乃天主之神氣。古經記。天主造成亞當之肉身。向面上噓之。賜以靈魂。遂成生活之人。聖神生活人靈。如我等靈魂之靈魂。使我等有神生命。以鼓動人心向善。有力能行也。新經記。耶穌復活。現於宗徒等。噓之曰。領受聖神。是其證也。不觀火車輪船乎。雖機器畢具。若無火氣鼓之。不動也。有氣鼓之。則衝風破浪。負重致遠。無能阻之者。人無聖神。鼓動其心。不能前進。雖有善志。雖有妙書。雖有講勸。如以人力推挽。費許多氣力。難見功效。故恒當懇求聖神。充滿鼓動我等之心。惟隨聖神而動者。纔算天主之人。隨私欲動者。不足稱爲天主之人。動亦無功。不足得天主之賞。我等之行動。大抵皆隨私意耳。聖保祿宗徒曰。勿

阻逆天主聖神。天主固願付人以聖神。然有不肯受者。天主聖神。固願施其效於我等。然人能阻逆之。天主不强人之自主也。有聖神者。其見解。異於世俗。有神勇。有熱愛。其於今生。順固欣然前進。苦逆患難。亦不能阻其前進。縱似遲。而功實大。其進於德路。實乃速也。

其四

耶穌升天。坐於聖父之右。命二天神。下慰聖母。留之於世。以啟照保護宗徒教衆。耶穌升天時。聖母切願隨升。然安順主命。在世盡主所命本分。惟心思。時刻在天而已。此正合我等現時之況。我等念及天國之榮。恨不立時即得。然有天主所命本分。先當善盡。此當着意處也。耶穌升天前。向宗徒等曰。爲爾宜往。倘予不往。聖神不降。往則遣彼來。耶穌之

來。爲我輩來。其在世。爲我輩行事受苦。今其升天。仍爲我輩之益。然則我等之念言事務。不當皆爲主乎。爲順主旨。爲悅主心。爲顯主榮。各自省察。至今如何。茲後勉之。我往爲脩爾輩之居。復來迎爾。耶穌已往天國。爲脩我等之居。天國乃我等之鄉。塵世非我等久居之所。勿戀戀也。天堂之座位不等。依功行賞。各自勉之。天主欲我等。皆入天堂。我等現在此處者。不分男女老幼。皆有耶穌爲彼。所脩之座。我等果皆能到彼處否。滿望如此。然甚不敢保。有將被擯者否。恐不免也。誰將被擯。吾不知也。彼被擯者。亦不自知也。被擯者。可謂大不幸矣。然亦自取。無他可怨。只自悔恨耳。我等可不自勉。而貽後悔哉。倘予不往。聖神不來。蓋宗徒等。彼時之愛耶穌。尙屬人情。有自愛之私。夾雜於內。故耶穌欲其純

歸於神愛也。噫。愛耶穌。有隨性之雜。尙不可。尙當脫卸。我等之愛主。得無似之。故我等當爲主。甘絕己私也。以私慰愛耶穌。尙不可。乃有人。欲將世樂。與耶穌同處。且有人。欲將罪樂。與耶穌同處。此安能得也。欲兼享罪愛之樂。及耶穌之聖樂。安可得也。故我等望升天者。各依己之情態。好自勉自尅。我等之力雖弱。有聖母。爲我等主保。今日各多次。熱心虔誦曰。今我虔祈聖母。轉祈吾主耶穌。使我心能脫離世幻。但愛天上之物。又求爾眷我顧我。撫護我。行此人世之路。使我畢程。得造天國永享常生。亞孟。

聖神降臨後第四主日經

師。竟夜徒勞。無魚入網。藉命更布。鱗鱗爭入網。我等在世。皆欲網有所得。不欲撒空網。而無所得也。然多恐如宗徒輩。竟夜徒勞。蓋未因天主耶穌之名故也。不因天主之名。不爲天主。不合天主聖意之行。皆徒勞也。况背天主誠命。意旨。之行乎。是更有害矣。故我等諸凡所行。皆當求合天主聖意。因耶穌之名。求耶穌之佑。試思不同於耶穌。不得耶穌之佑。竟夜徒勞。心中何等焦燥。因耶穌之名。一舉網而魚不勝取。何等歡樂。其分別如此。爲外面可見之事。誰不欲得耶穌之佑哉。爲無形靈魂之事。我等竟不在意。若經此暫生之長夜。皆徒勞無所得。將來如何是好。故不可不善自籌度也。何以知天主聖意之所在。遵守聖教規誡。善

盡自己本分。順聽長上之命。是皆天主之聖意也。於所行各務。加以爲主之心。則諸務皆有功。不徒勞也。有一等自滿之輩。自謂所行。足可升天。吁。彼自以爲足。不須耶穌。彼去別處領賞可也。耶穌所趁之天國。非爲彼也。或者。彼自己想。亦是倚靠耶穌乎。然倚靠耶穌者。必當遵聽耶穌所立之聖教會。乃彼多不滿於聖教會之規誡。道理。視人皆不足道。皆多缺失。皆不如彼言之善。雖常辦神工。領聖體。皆虛文耳。不如彼之居仁遊義也。吁。如彼不如彼。我不敢知也。就便真不如彼。然他人所靠者耶穌。自知不足。望以耶穌之功。補己之不足。彼則自恃其善。是法利色義之流也。將見罪人得升。彼終被黜耳。彼之道理曰。有天堂。則義人升之。我無罪。我是義人。安得不令我升。吁。爾之義。非耶穌所取之義。

不足以升耶穌之天堂。爾另有一天堂。爾去升可也。耶穌天堂之門。低小。卑小者。方能入。爾義太高大。不能入也。吁。我等皆當仰賴於耶穌。不可自是非人。更不可輕貶聖教會之道理規誡。庶可得救己靈也。

聖神降臨後第五主日經

耶穌謂宗徒等曰。汝義弗勝本國司教者之義。我確云。弗克入天。云云。今日聖經之言。係我等所宜深思者。夫入天國與否。乃永遠禍福之分。入天國。乃我等衆人所望。乃最大最要之終向。身爲教友。誰非爲此哉。然欲得入天國。當有義德。且非尋常之義。當超於法利色義之義。此乃耶穌之言。天地可毀。耶穌之言。不可易也。夫法利色義之義若何。謹守古誡。守齋。誦經。哀矜。獻產十分之一。衣襟書主誡。以示不忘。按規入堂。

罷工。不食違禁之物。其義儼然不小矣。而我等猶宜勝之。方可入天國。吁。然則誰得入天國耶。不幾失望乎。然亦不必失望。勝之亦甚易也。因有天主聖寵。則甚易。爲何當勝之。因守古規者。天主許以世報。許我等者。乃天上之報。故義須勝也。何以勝之。彼等之義。只管外貌。多圖人讚。我等亦宜顧內。圖悅主心。爲主之榮。兼有內外。則勝之矣。彼等自誇輕人。我等自謙。不敢自足。則勝之矣。將已之功行。連合於耶穌之功。則遠勝之矣。吁。欲升天國。必須有義德。而天國永福之價。須勝於法利色義之德。我等尙有望可升乎。依我等本力不能。連合於耶穌。則無不可能。古教人。守古規者。得暫世之降福。今革古教。而立新教。所求者。乃天國。不守新教之規。不可也。守耶穌之新規。連合於耶穌。以得天國。亦甚易。

易。雖無昭彰之異行。亦不難勝於法利色義。試思聖若瑟。豈非大聖。並無異行。居貧服勞。守規聽命而已。我等勉效聖母。聖若瑟。仰賴耶穌。即可入天國矣。謝主大恩。勉之可也。

聖神降臨後第六主日經

七餅數魚。飽飫四千餘衆。讀今日聖經。我等可敬愛讚頌。天主耶穌之聖慈。見人信從聖道。思務天國。不以養身之需。繫其心。耶穌反爲慮而養之。正合耶穌所訓曰。爾輩先求天主國。天主義。則斯不免之物。天主咸備與爾也。誠哉。天主豈欺我輩哉。夫萬物皆是天主所造所養。卑者尙各得其養。人爲天主之肖像。子女。生物原以養人。人若愛敬天主。遵守誠命。天主豈忍不顧。此皆耶穌之聖訓也。是以我等。勉力遵守聖誠。

遠避罪惡。深心倚靠。安分度生可也。只因我等。過貪世物。只謀世物。故天主不佑。我等恃已營謀。不靠天主。故天主不佑。我等固然不當妄恃。亦當盡已心力。身家須養。日子亦須過。然當按天主聖意。合天主聖規。至於世物之豐約。則安順天主之命。若犯罪以圖徼幸。不義以圖生財。豈能越天主所之限哉。縱得徼幸。是亦自求禍也。

今日。又是聖母往見聖婦依撒伯爾贈禮。其中亦多神訓。夫親亦可會。友亦可交。然俗聖不同。熱心者行之。皆聖。而得主恩。俗人行之。只成俗行。而能多罪。聖依撒伯爾。蒙聖母枉顧。母子蒙恩。子成大聖。然欲望聖母降顧者。其人其家。當畧有類於聖匝加利亞。依撒伯爾之善心無罪。若其冷淡犯罪。家道無規。聖母安肯往顧哉。爾等爲婦者。我勸爾等。懷

孕時。多求聖母降顧。以聖爾胎。且勉善行胎教。思言動靜。皆出於正。更勉不徒以人慾。多以主寵正愛成胎。蓋子女之資稟。大有關於後來之善惡也。

聖神降臨第後十八主日經

維時有病痿者。人獻於耶穌。耶穌謂曰。子望。今釋爾罪。法利色義竊議。茲言僭越哉。主洞厥蘊。謂曰。爾心昏。匿惡念。云云。痿者不能行。不能避害。雖生活。猶死人也。罪人像也。其靈癱痿。不能行善功。不能避魔害。任魔套取其所有。而不能禁阻。實可憫也。今我等內。恐痿者不少也。爲修德尅私。毫不能起行。非痿而何。若不自知爲痿。則愈可哀矣。肉身痿。知爲大患。誰不思急求治愈。奈何靈痿。竟不以爲患。不急求愈耶。池旁癱

者。爲望得愈。臥俟池旁。三十八年之久。我等爲去神瘵。所用何心。吁。天鄉路遙。何日可至。永業宜厚。何時方建立耶。我等只圖苟且偷安。何不想。若不爲救靈升天。得天國永業。何必奉教。若想起似我等之行。亦可升天。則當知。耶穌之徒。是行窄路者。耶穌謂世人。皆行寬大之路者。寬大之路。引至死地。窄路乃永生之路。而尋行者甚少。試思我等所行。是窄路否。誠恐雖未得寬大之路。所而行崎嶇艱窘。尙毫無功。蓋心實欲尋寬大之路。而未得也。雖行窄路。而抱怨不平。無爲主之心也。是耶穌之所云。不偕子積。則廢失也。噫。我等統計平生。有何善行。寥寥無幾。尋常之行。又無爲主之心。遇苦又不能忍。非怨主。則尤人。是雖行窄路。雖受苦。雖死於十字苦架。亦如左盜之受耳。無益也。故行窄路。亦須甘心。隨

耶穌而行也。法利色義竊議。耶穌責其妄。夫法利色義不信耶穌爲天主。其竊議尙似可原。而不免爲妄。而受主責。今多人好妄議妄斷。不能被耶穌之責哉。慎之戒之。

其二

維時耶穌乘舟渡之本府。云云。今日聖經之事。訓我等知。當更急於求治靈魂之病。去心靈之罪。故耶穌先向痿者曰。子望。今釋爾罪。因形軀之患。多因罪過所招也。遇有苦難。宜求天主救免。蓋惟天主能救肯救也。且苦患原多是天主所加。以警戒罪人。不哀求於主。而倚靠自己之營謀。或他人之智力。何所能爲哉。甚者。怨天尤人。忿恨呪罵。是愈加苦也。再者。人情薄弱。各顧己利。幾人可靠耶。往往愆苦於人。汝愆未完。人

心已厭惡。腹誹汝矣。縱然情相憐恤。能共患難者。殊不易得。人力有限。情雖關切。而力不從心。愛莫能助。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汝或言。吾求主而不見救。奈何。吁。非天主不慈。我等只宜自咎。求之未善。就便求無不善。而不見天主開恩。若謙忍順命。必爲我等有益。天主有時。遭其所愛之人。於苦患中。使至盡頭處。然後慰之。以增自己之榮。以增人靈之益。古聖若伯。苦至極處。然後天主去其病癩。復其子女產業。加其光榮。聖瑪爾大姊妹。憂兄之病。求於耶穌。而耶穌不即降顧。竟待其死。而後復活之。以增一家之歡樂。吁。當日二姊妹。見耶穌常施恩於他人。救人於垂死之危。二姊妹。屢盡虔供之誠。而竟不蒙憫救。其兄悽然死。其心當是何等哀苦。乃不料。耶穌竟使從墓中復活而起。愈驚訝耶穌之

妙用。較不死而愈。更覺歡樂矣。天主於我等。往往亦是如此。遺留我等於苦患之中。雖悲切哀求。而耶穌只似不聞。噫。豈耶穌真不愛我輩哉。豈耶穌竟失其慈哉。決不然也。正耶穌深愛我輩。欲我輩立聽命忍耐之功。多蒙厚賞。以增復活之歡樂也。汝莫云。彼二姊妹。不過憂苦數日。即得見復活之樂。其苦易受。我已憂苦多年。實係難忍。噫。以此時之苦。與永樂相比。不足稱一日也。况彼復活之後。尙當受苦。且仍當死。我等得復活。則永樂也。

聖神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經

耶穌謂法利色義等曰。天國象王。爲國嗣婚娶。脩筵。遣使延賓。賓辭。云。王者。天主聖父也。國嗣。天主聖子耶穌也。天國。天堂也。聖教會也。婚娶。降生。取合人性也。連合於聖教會也。又連合於善人之靈。爲其淨夫也。所脩之筵。天堂之福也。聖教內。各聖事之寵佑恩愛也。禮服。愛德也。善功也。此耶穌所設之喻言也。耶穌引人入天國。雖云負十字架。亦常用歡樂之事。引人。使知隨耶穌者。守規救靈者。非盡苦味。其中實有莫大之神味歡樂。故茲以婚筵爲喻。試思。尙有歡樂過於婚筵者哉。又係國王所脩之婚筵。爲國嗣婚娶。國家大慶之典也。國王脩筵。其筵必極美盛。得赴其筵者。實爲榮幸。吁。天主聖慈。肯招我等。赴其歡筵。天主肯

與我等爲歡。不知爲何。我等反不欲與天主爲歡也。豈天主之永樂。不及俗暫之污樂耶。今不肯與天主同樂。待暫樂既完。想入天國之福筵。天主拒而不納矣。試看今年。太后萬壽之慶。蒙准與慶之大員。皆以爲榮。多有求之不得者。天主台前。不是如此。天主欲招人人皆赴。奈何多有辭而不赴者。吁。其負恩甚矣。入京慶壽者。奉獻儀。花路費。所得不償所費。不過略得暫榮耳。我等赴天主之招。無所費。而所得無窮。赴人家婚筵者。每亦當就悞推移其事務。我等爲赴天國之筵。獨不肯畧有所悞乎。不肯畧拋俗務。畧缺其餘歡會乎。與人世慶會者。情面相關而已。不赴會。無大損也。不肯赴天主之招。爲大不敬。大負恩。將永不得赴天國之筵。所關者大矣。恐或者自謂。我已赴招矣。然須自察。曾著禮服否。

凡名爲教友者。似皆赴招入筵者矣。自察有大罪在身。失去聖愛之禮服否。雖有信德。有善行之禮服否。若無禮服。恐被投於外冥也。

聖神降臨後第二十三主日經

維時耶穌誨衆。貴人條至。跣伏曰。吾女適亡。祈賜模屍令甦。貴人之女。靈魂像也。爲天主之愛女。尊富美好可愛。女生於貧者。多不蒙愛惜。在富者家。則珍愛如珠如花。靈魂在天主前。其珍貴無比。值得耶穌性命之寶貴。可知宜如何珍惜也。貴人之女。雖美好如花。珍愛如珠。雖多財多勢。死至無可如何。不能挽留。惟找耶穌者。可以挽救。自古以來。如花似玉。多財歡樂。而今烟消雲散。無踪可尋者。多矣。誰能恆在。惟賴耶穌者常在。可知除奉事天主。修德以救靈魂。其餘皆不足恃也。耶穌允從

以行。可愛可讚耶穌之仁慈。有求即應。可知我等。爲救靈魂。有求於耶穌。耶穌無不允從。我等何所因。不求親近耶穌乎。有婦十二年患血漏。竊詣背捫主裳裔。云云。經記。隨耶穌者甚衆。致有擁擠壓仆之勢。然沾恩者。只此一婦。蓋信心不同也。我等進堂近主。同領聖體。而沾異恩者不多。非耶穌有偏有吝。蓋隨人之心情仰望。以施其恩也。故我等進堂敬主。勿徒爲具文也。耶穌呼之爲女。又是何等慈愛。我等何所畏。而不求親近耶穌耶。迨至貴室。見人衆譁。耶穌曰。開。女尙不死。眠耳。信耶穌。有耶穌者。永生弗死。死而能復活。其死眠耳。可知得耶穌者。是何等福幸有靠。可永存其神靈肉身之美好。不似不識天主。不敬天主者之烟消霧散。雖美不能存。之可歎可惜也。我等實宜謝主。實宜親愛我等之

耶穌以俟福生也。經稱人衆擾攘。吹鼓手喧嚷。耶穌叱退之。今我教衆於喪事。多隨世俗之虛浮。耗費錢財。而少爲亡者求彌撒大祭。以安其靈。當不免爲耶穌所斥也。我願教衆。今而後。於喪事。多爲亡者求彌撒。領聖體。庶爲亡者有益。

正誤

十三張七行拔當作跋。十八張十行。壞人表樣。當作表樣不善。十七行須當作須。三十七張十八行漸悔。當作慚悔。三十八張七行歡樂當作歡樂。

24

101061

